

御批通鑑輯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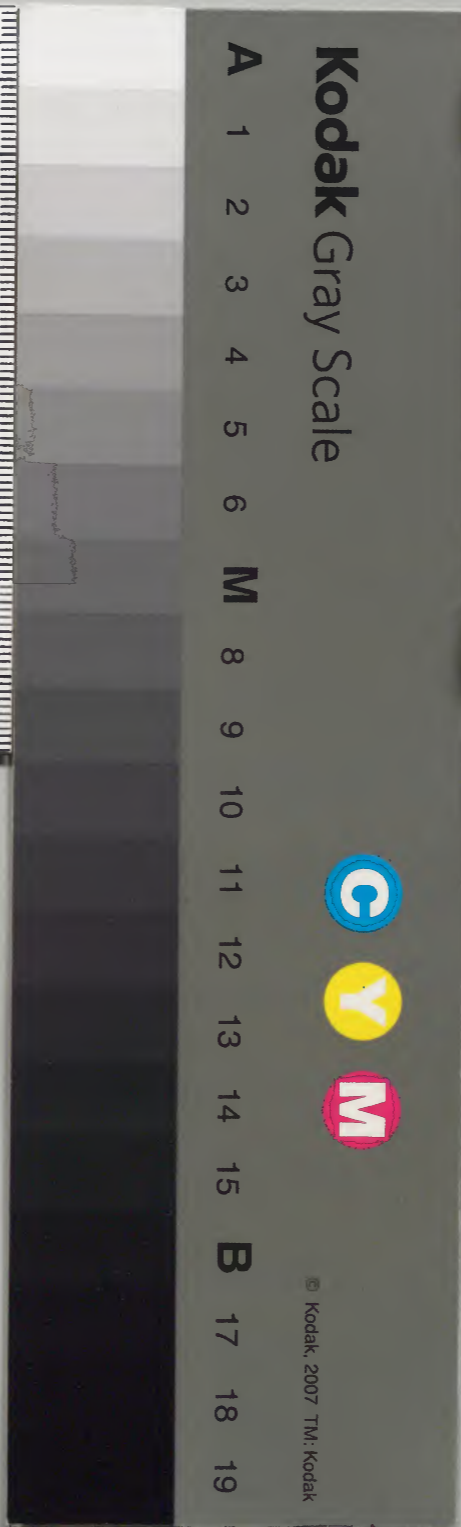
五十六

內閣文庫		
三 八 函	二 一 九 三 冊	漢 書 類
四 架	六 四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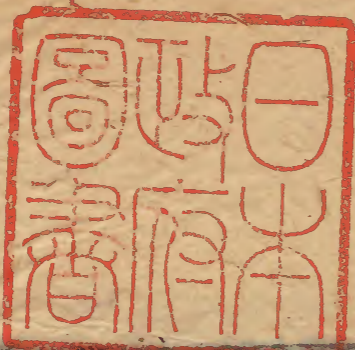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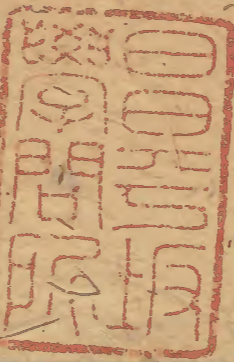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六 四 冊	一 八 九 三 函	二 一 九 三 號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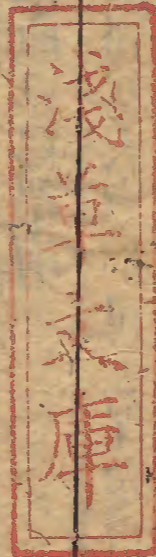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93
冊數	64 (56)
函號	285 16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二百二



成祖皇帝



未癸永樂元年春正月復周齊代岷四王國

帝即位初四王俱已復讐及是並還故封各令之國王谷

德以開門功賞賜優渥尋徙封長沙遼王植白請改封荊州從之

二月以北平為北京

設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行部尚書二人侍郎四人

等國子監改北平曰順天府

遣御史分巡天下

自是為定制至洪熙元年定出巡之期以八月

徙封寧主權于南昌

初權之被誘入關也帝許以事成中分天下及即位留
之京師時大寧殘破已無可歸乃乞改南土請蘇州及
錢塘皆不許封之南昌舊史載王屏從兵與老中官數
人偕往南昌稱病歸城樓允白
封南昌帝不得已許之許之即布政司為邸既成規制皆無
所更說姜清秘史考寧王素有智畧既被成祖誘執
許封內地當必圖免禍自全豈有不俟已而有告
權巫蠱誹謗者密探無驗得已權自是日韜晦搆精廬
一區讀書鼓琴其間終帝之世得無患

三月始以大寧地界烏梁海

改北平行都司為大寧都司徙保定以大寧地界烏梁
海自是北邊失一重鎮自北平兵起帝既誘執寧王權
乃遣烏梁海三千人為騎兵從

戰數有功及天下既定遂割大寧地界之以償前勞也
是洪武中所築諸城盡廢後至天順末大寧遂盡為烏
梁海所有遼東宣
府聲援因之隔絕

命平江伯陳瑄等督海運餉北京遼東

洪武中設海侯吳禎等先後督江浙邊海衛軍歲轉遼
餉至三十年以遼餉贏羨罷海運及是北方軍儲不足
乃命瑄與都督僉事宣信帥舟師由海道運糧四十九
萬石餉北京遼東自是歲以為常

四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浚吳淞江即古松江自太湖
分流經吳江縣東
南下流至嘉
定縣入海

時蘇松嘉湖諸郡頻年水災命原吉治之原吉上言浙
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太湖在其西南綿亘幾五百里

頃因浦港壅塞湖流漲溢傷害禾稼拯治之法在濬

淤諸浦而吳淞下流適當潮汐之衝泥沙易致淤壅惟

嘉定劉家港即劉河口注見前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今日白茆浦在

太倉州東北宋嘗置砦于此徑入大江皆廣川急流今宜疏吳淞南

北兩岸安亭等浦安亭在崑山縣東南今有鎮引太湖諸水入劉家

白茆二港使其勢分松江大黃浦首受二茆諸水東流經華亭諸縣至上海

縣東北會吳淞江入海相傳戰國楚春申君所鑿故亦名春申浦三茆即今泖湖在婁縣西有上中下三名

北為上湖亦曰圓湖中曰大湖南曰下湖亦曰長湖乃通吳淞要道其入海處亦

宜浚令深濶庶幾復禹貢三江入海之舊帝從之命發

民夫開濬原吉晝夜經畫布衣徒步以身先之功遂成

遣中官侯等使外域

帝聞烏斯藏僧哈里瑪舊作哈立麻今改後仿此善幻化欲致一見

因通迤西諸番命顯賚書幣往迓選壯士健馬護行未

幾又遣馬彬使瓜哇注見前蘇門答刺在占城西南海諸中為西洋要會諸

國李興使暹羅即隋唐赤土國後分為暹與羅解二國元時羅解并有暹地遂稱暹羅尹

慶使滿加刺在占城南海或言即古頓遜唐哥羅富沙柯枝在西海中或云即古盤盤

國諸國于是中官銜命異域者紛紛四出矣

秋八月徙富民實北京

時發流罪以下徙北京田又徙直隸蘇州等十郡浙江

等九省富民實之

削歷城侯盛庸爵尋自殺

帝初命庸鎮淮安旋移山東庸常不自安陳瑛誣以心

有既列藩封其封相
王法所必討然賊相
白燕即稱兵身冒不韙其
國所自與胡奄父子亦
其甚遲成祖既欲明正
其罪然自返慚德何以爲
辭願乃令其狀上聞與

其封相
王法所必討然賊相
白燕即稱兵身冒不韙其
國所自與胡奄父子亦
其甚遲成祖既欲明正
其罪然自返慚德何以爲
辭願乃令其狀上聞與

明祖嘗樹鐵牌於宮門永
禁宦官用事然奉使謁軍
武已開其漸則禁論亦
德勿虛語至成祖而出使
小域分無幾京營制
凡後世無不以
光之原其始皆由深德
之在寺逃附波言
加安任遂貽作備
未幾備幾危儲貳

懷異謀遂削其爵庸自殺。

冬十一月頒大統歷于朝鮮諸國。

北京地震。

閏月封胡奄爲安南國王。

惠帝時黎季犛弑國王陳日焜立其子頤及弟炎復弑
之而篡其位更名曰胡一元名其子蒼曰胡奄諱自稱
太上皇傳位于奄朝廷不知也帝初踐阼奄遣使奉表
朝貢詭言安南王陳氏嗣絕臣爲衆所推乞賜封爵帝
遣使賞勅諭其陪臣耆老詢以陳氏繼嗣有無及推立
誠僞奄隨遣使還奏遂詔封奄未幾安南舊臣裴伯耆
詣闕告難既而前國王日焜弟陳天平來奔請兵復讐

明年帝始悔封奄之誤遣使詰責令具篡奪之狀以聞。

奄復遣使謝罪請迎天平歸國帝信之遂遣都督僉事

黃中呂毅項城人以兵納天平于安南事在三年至芹站在安南

舊諒山府山徑險惡奄伏兵邀殺天平中等引兵欲戰

橋斷不得前遂還事在四年帝大怒決意興師討之

始命內臣出鎮考正世貞史料以中官出鎮自永樂八年

于是年特書于本紀世貞之并據備

遺錄及明史兵志宦官傳序輯目

初惠帝御內臣嚴燕兵逼江北多逃入軍中漏朝廷虛

實帝深以爲忠子已及卽位封賞既行諸宦官言功不

已帝患之會鎮丞侯顧成都督韓觀劉真何福等出鎮

貴州廣西遼東寧夏諸邊乃命宦官中有謀者與之偕

時致亂安南禍敗甚當
待立見漢行後嗣為然哉

行賜公侯服。位諸將上。未幾雲南大同甘肅宣府永平
寧波亦各相繼遣使。已又設京營提督使監軍。在八復

建東廠。在十年使刺外事。大權悉以委寄。遂為一代厲階。

甲二年春三月始選進士為翰林院庶吉士。

洪武時庶吉士不專屬翰林。事見前及是春廷試進士賜

會榮。字子啓。永豐人。等及第。出身有差。復命于第二甲。擇文學

優等楊相等五十人。及善書者湯流等十人。俱為翰林

院庶吉士。于是庶吉士遂為翰林官。尋又命學士解縉

等選才資英敏者。就學文淵閣。縉等選修撰。榮吉士

相等共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之數。庶吉士周忱字

如言自陳年少願學。帝喜而命之。時人謂之挨宿。以其

在二十八宿之外也。其後或間科一選。或連科屢選。或

與選者謂之館選。以翰詹官望優資深者一人課之。謂

之教習。比三年試之。其留者二甲為編修。三甲為檢討

不得留者為給事中。御史。主事。或出為州縣官。謂之散館。最後教習以吏禮二部侍郎為之。

夏四月立子高熾。與二王俱為皇太子。封高煦為漢王。初

雲南後高燧為趙王。封彰

帝初起兵高煦常從戰有功。帝喜以為類已。高煦亦以

此自負。謀奪嫡及議建儲。邱福等言高煦有功宜立。獨

金忠力爭以為不可。帝召解縉問之。縉稱皇太子仁孝。

天下歸心。帝不應。縉又頓首曰。好聖孫。謂皇孫瞻基也。

即宣復問黃淮尹昌隆。昌隆于帝即位初各列奏黨將

宗位陛下。奏贖可覆。帝取奏閱之。歎曰。火燒頭。若早從所

言。朕亦無此勞苦也。乃免昌隆死。使往北京輔導太子。

對與縉同。帝意乃決。以僧道衍為太子少師。

初。帝即位。授道衍僧錄司左善世。及是。錄功。以為第一。拜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復姚氏姓。賜名廣孝。帝與語。呼為少師。而不名。常居僧寺。退朝仍緇衣。嘗命蓄髮。不肯。賜第及兩宮人。皆不受。

六月。汰冗官。

封哈密恩克特穆爾

舊作安克帖木兒。今改。後仿此。

為忠順王。

哈密。漢伊吾盧地。元末以威武王納古里

舊作納忽里。今改。後仿此。

鎮之。卒。弟恩克特穆爾嗣。帝即位。遣使詔諭。遂入貢。詔

封忠順王。

明年卒。命其次子托克托襲封。

秋九月。以胡儼為國子祭酒。

儼在閣。承顧問。嘗不欲先人。然少戇。帝以為祭酒。遂不預機務。

周王楠來朝。獻騶虞。

百官請賀。帝曰。瑞應依德而至。騶虞若果為祥。在朕更當修省。不許。周王宴賜加厚。

冬十月。河決開封。

蒲城。河津。黃河清。

十一月。同州。韓城。黃河亦清。

籍長興侯耿炳文家。炳文自殺。

刑部尚書鄭賜

字彥嘉。建寧人。

都御史陳瑛劾炳文衣服器皿

有龍鳳飾。玉帶用紅鞞。僭妄不道。詔籍其家。炳文遂自

以此貽譏。史册皆李景隆

芝從逆迎降更不足齒矣

殺。炳文子璿。尚懿文太子長女。建文初。進駙馬都尉。炳文北伐。璿勸直搗北平。不聽。遂敗。帝即位。璿稱疾不出。坐罪死。炳文雖太祖功臣。然終以惠帝肺腑戚。故賜等希旨。劾之。遂及。

十一月。京師地震。濟南開封亦震

十二月。李景隆有罪。削爵。

初。景隆以迎降功。加太子太師。授左柱國。朝廷有大事。景隆以班首主議。諸臣皆不平。周王首發其建文時。至

邸受賕事。廷臣復劾其與弟增枝謀逆有狀。詔削勳號。

絕朝請。至是。李至剛。名綱。以字。行。燕亭人。復言其居家不道事。遂

奪爵。削私第。籍其家。

乙酉。三年。春。正月。韃靼索和爾內屬。

初。北平兵起。會郭勒齊稱汗。帝遣使賀之。遂與通和。其

國公趙圖魯根。舊作晚列干。今改。後仿此。等。率眾助戰。並厚加犒賜。

及帝即位。屢使致書郭勒齊。賜之銀幣。并及其知院阿

魯台。舊作阿魯。今改。等。至是。阿魯台別部索和爾。及察罕達

魯噶。舊作察罕道魯。今改。後生。等。先後來歸。

二月。命趙王高燧。居守北京。

夏。六月。遣中官山壽。帥師出雲州。注見前。

時。命武城侯王聰。鞞水人。覘虜兵。別遣山壽帥騎兵出雲

州。北行會之。入齋。一月糧。每三十里。置五騎。以待馳報。

宦者典兵自此始。

遣中官鄭和。雲南人。世謂之三保太監。使西洋。

帝疑建文帝亡海外。命和及王景和等蹤跡之多。賞金

此為其口。令其率兵數萬。

鄭和以中官銜命遠歷重洋。履國體而取侮外夷。莫此為甚。口。令其率兵數萬。

廣資金幣以爲招徠之具
更爲繆妄不經其所稱情
以兵威三擒酋長焉知非
出自鄭和緣飾即諸番之
相隨入貢亦不過貢中朝
通商厚利非重慕化持誠
此皆當時閣寺誇奉使之
榮且欲陰資其利故爾誇
張失實其事皆未可蓋信
至惠帝出亡本屬疑案若
云潛踪海外尤荒誕無稽
成祖此舉仍是欲實其遜
國之跡以圖掩篡弒之名
觀和等還朝並無一語及
建文踪跡更足知其本意
之所在矣

成祖於建文諸臣屠戮殆
盡惟殷固守淮上抗拒經
時而獨免于就誅不知者
謂以肺腑獲全其實成祖
入膏肓嫌必不能留此心
腹之患特不欲顯加之罪
故迫爲血書招之使察以
圖易制耳故奸邪窺覷意
旨陳瑛甫劾職深譴遂從
而擠殺之當時未聞詰其
致死之由則其隱微固可
知矣繼聞公主慟哭陳情
始歸罪職深以爲怨而其
跡究不能掩即撫橋下之
謀殷又安能晏然終老牖
下乎

幣率兵三萬七千餘人。造大船。凡六十有。由蘇州劉家港
泛海。至福建。達占城。以次遍歷西洋。頒天子詔。宣示威
德。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兵懾之。諸邦咸聽命。比和
還。皆遣使者隨和朝貢。帝大喜。未幾。復命和往。遍資諸
邦。由是來朝者益衆。和先後凡七奉使。三擒番長。初使
港酋陳祖義。舊港。故三佛齊國也。再使擒錫蘭國王亞
列苦奈兒。及其妻子。最後。蘇門答刺王子蘇幹利謀殺
其王。并欲殺和。爲古來宦官所未有。而諸番利中國貨
物。益互市通商。往來不絕。故當時有三保太監下西洋
之說。而後之奉命海表者。莫不盛稱和以誇外番。然中
國前後耗費亦不貲。其隨行軍士。或以舟敗。漂沒異國。
有十餘年。始得還者。什不存一二云。

冬十月。殺駙馬都尉梅殷。

初。殷守淮安。悉力防禦。及帝卽位。殷尚擁兵淮上。帝迫
公主齧血爲書招之。殷得書慟哭。及還京。旣入見。帝曰。
駙馬勞苦。對曰。勞而無功。徒自愧耳。帝默然。旣而陳瑛
奏殷祝詛。畜養亡命。帝命執殷家人送遼東。至是。殷入
朝。都督譚深指揮趙曦揣帝意不悅。殷遂擠殷死橋下。
以殷自投水聞。公主率帝衣大哭。帝歸罪深。曦斬之。官
其二子。有鄂爾和者。降人也。事殷久。以深。曦殺殷。請于
爾和舊作瓦
刺灰。今改。

十二月。沐晟討八百大甸。本八百媳婦國。明初內附。設八
百者乃八百大甸。二宣慰使。
降之。

丙四年春正月。初御午朝。

令羣臣奏事。得從容陳論。

三月。帝詣國子監。行釋奠禮。

置開原。廣寧馬市。

設馬市三。一在開原南關。以待海西。一在開原城東。一

在廣寧。以待朵顏三衛。既而城東廣寧市皆廢。惟南關

市獨存。

夏四月。詔求遺書。

六月。己未朔。日食不見。

禮官請賀。不許。

秋七月。以成國公朱能為征夷將軍。帥師討安南。

帝大發兵討安南。命能為征夷將軍。沐晟。張輔。字文誠。玉長子。

副之。帥十八將軍分道進。一出廣西。一出雲南。詔之曰。安南皆朕

赤子。惟黎季犛父子。首惡必誅。他脅從者勿治。罪人既

得。當擇陳氏子孫賢者立之。

閏月。營北京宮殿。

以泰寧侯陳珪。秦州人。董其役。宥雜犯死罪以下。令輸作。

命大臣往川湖各省。採大木佐工。至十八年冬。郊廟宮殿始成。

八月。齊王榑有罪。廢為庶人。

榑性凶暴。復國後。益驕縱。帝賜書戒之。不悛。五月。榑入

朝。廷臣劾榑罪。榑厲聲曰。奸臣喋喋。又欲效建文時耶。

會盡斬此輩。帝聞之。怒。留之京邸。削官屬護衛。及是。召

齊王榑。皆皇帝所廢成。祖既還。其故封爵格備。屏藩以長保。實乃未幾。榑以兇暴驕縱。梗以沉湎。擅殺並坐。廢削可見。二王。前日之禍。實由自取。不得。先建文為過舉矣。惟是齊。

賦在建文時罪未昭遂
加貶絕不能申大義于天
下則由其君臣格於天
不及致討而發之野遂不
免貶節曰實其所以
建文

其子至並廢為庶人。

冬十月朱能卒于軍。詔以張輔代之。

十一月高文雅上書言事。詔授以官。

先是通政使受四方章奏。非重務不以聞。帝知之。降旨

切責。至是戶部人材高文雅。上書言時政。首舉建文事。

次及救荒卹民。瑛劾其狂妄。請罪之。帝曰。草野之人

不知忌諱。言苟可採。勿以直而廢之。命吏部量授文雅

官。

十二月赦。

張輔大破安南兵。

輔軍出憑祥。明置縣。後改州。今為土州。屬廣西太平府。進破隘留雞陵。一關

隘留關在安南國舊諒山府北雞陵關。注見上。抵芹站。沐晟亦由蒙自。元縣。今屬雲南

府。斬木通道。奪諸關隘。營白鶴。江名。在安南國。舊興化府北。安南

有東西二都。交人以清化府為東都。即古龍編。依宜。滌

注富良。四江。洮江。即雲南瀾滄江。下流經安南國。臨洮

南曰沱江。合流處曰三江。為國。賊緣江兩岸樹柵。築城

于多邦隘。在安南國舊廣威州西。連亘九百餘里。輔軍次富良江。

遣都督朱榮。字仲華。沂人。破賊于嘉林江。在安南國舊北江

流也。以經嘉林州。故名。遂與沐晟合軍。進攻多邦城。夜四鼓。令軍

士人持炬火銅角。越重濠。雲梯傅其城。指揮蔡福先登。

士蟻附而上。角鳴。萬炬齊舉。遂入城。賊驅象迎戰。輔以

畫獅蒙馬衝之。翼以神機火器。象皆反走。賊大潰。遂循

富良進攻東都。遣別將李彬字質文。定遠人。等取西都。三江州縣皆望風降。賊焚其宮室倉庫。遁入海。明年春。輔定諒江諸府。賊以舟

師入犯。大破之于木九江。斬首三萬餘級。

丁亥五年春二月。謫解縉為廣西叅議。

縉建議立太子。語稍稍傳外庭。高煦深怨之。譖縉洩禁中語。帝怒。遽出縉。

三月。封西僧哈里瑪為大寶法王。

先是侯顯偕哈里瑪至。帝令建齋于靈谷寺。為高帝高后薦福。或言卿雲甘露青鳥白象之屬。連日見。帝大喜。侍臣多獻賦頌。乃封哈里瑪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加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

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印誥。其徒三人亦封灌頂大國師。

夏四月。皇長孫瞻基出宮就學。

五月。張輔擒黎季犛及其子蒼送京師。

官軍自諒江還。至鹹子關。在安南國舊建昌府快州西北。自東南海道入者。此為要

會之處。賊以海艘入富良江。輔與沐晟夾岸迎戰。都督柳

升懷遠人。等以舟師橫擊。大破之。季犛父子以小舟遁。至

海門涇水涸。棄舟走。官軍至驟雨。水漲數尺。舟畢渡。窮

追至奇羅海口。在安南國舊安府東南。獲季犛及其子蒼。檻送京

師。安南平。

六月。置交阯布政司。以行部尚書黃福字如錫。昌邑人。領之。

求陳氏後不得。乃以安南為交趾。設府十七。曰交州。領五縣。北江。領州三。諒江。領州二。諒山。領州七。新安。領州十二。建昌。領州一。奉化。領縣四。建平。領州一。鎮蠻。領縣三。領州三。宣化。領縣九。太原。領縣十一。清化。領州四。乂安。領州四。縣三。順化。領州一。升華。領州二。直隸布政司州。新平。領州二。順化。領州一。升華。領州二。直隸布政司州。五日廣威。領縣二。宣化。領縣三。歸化。領縣四。嘉興。領縣三。濱州。領縣三。其他要害。設十二衛。控制之。置三司。以尚書黃福兼掌布政。按察。二司事。呂毅掌都司。黃中副之。以丁鈺為刑科給事中。時嚴誹謗之禁。山陽民丁鈺。訐其鄉人誹謗得罪者數十人。法司迎上旨。言鈺才可用。立命為給事中。

秋七月。皇后徐氏崩。

后好讀書。嘗為帝言。當世賢才。皆高皇帝所遺。陛下不宜以新間舊。又言。帝堯施仁。自親九族始。帝輒嘉納。及崩。帝大悲慟。為后薦大齋于靈谷。天禧二寺。聽羣臣致祭。光祿為具物。初。后弟增壽為惠帝所誅。帝即位。欲贈襲。以告后。后曰。非爵。后力言不可。帝不聽。竟封之。使其子妾意也。終弗謝。

冬十一月。彗星見。

戊子。六年春正月。岷王榷有罪。罷其官屬。

榷在藩。與沐晟交惡。晟于惠帝時。劾榷事見前。帝以書諭榷。而召戒晟。榷益沉湎廢禮。殺戮吏民。帝怒。奪寶冊。尋念榷建文中久囚繫。復之。削其官屬護衛。洪熙時。徙榷武岡。寄居州治。久之。始建王宮。

夏五月京師地震。

六月張輔沐晟班師還京。

論功輔封英國公晟封黔國公餘爵賞有差自唐之亡交趾淪于

蠻服四百餘年至是始隸版圖

秋八月交趾復亂

大軍之討黎氏也陳氏故官簡定先降將遣詣京師復

逸去說羣盜鄧悉等下之遂僭號稱大越出沒化州山

中大軍還即出攻鹹子關扼三江府往來孔道諸州縣

皆響應事聞帝命沐晟以兵四萬討之晟與簡定戰于

生厥江在交州府西敗績合贊尚書劉備皆死字子士江陵人被執罵賊

死呂毅及參政劉景皆死明年春復命張輔主友

荆州帥師與晟協剿簡定自稱上皇立陳季擴為帝賊

勢益張季擴本蠻人詭言陳氏後交人不

九月詔理獄囚

科臣劾刑部都察院淹禁罪囚瘐死者衆帝召尚書呂

震等切責期三日內悉疏雜犯死罪以下囚

冬十二月命安遠伯柳升平江伯陳瑄率舟師沿海捕倭

升遇倭于靈山在萊州府膠州東南海中敗之瑄追至白山島在登州府

蓬萊縣海中百戶唐錠等追至朝鮮義州界捷奏勅還師

七年春正月申茶禁

洪武中以茶易馬事見前上馬給茶八十觔中下以次減

之帝初年招徠遠人遞增其數至是欄門茶馬司至用

茶馬通市以有易無厚期于便遠人而濟國用若不籌麻緒一任昂直居奇則夫和中之本意矣即如唐世易馬固統多費繹帛而

馬不適用蓋彼時藉回紇
兵力不得不遂其欲雖知
其無益而不能自主故自
是易有陰山須樂府刺之
至明之市馬在洪武時一
馬已給茶八十斤迨永樂
而幾增十倍所得馬復多
蓋麻價日重而物日輕其
後更為過累非不止如居
易所議若今日哈薩克輸
誠內附願以馬易我之帛
一馬之直不過三四金較
當道未及三之一且多得
良馬會用白詩韻反其意
以記事設以明季市易計
之省費豈啻什倍哉

茶八萬餘觔增設茶馬司後又特遣御史巡督

二月帝北巡命皇太子監國

詔惟文武除拜邊軍調發上請行在自餘常務悉啟太

子處分命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金忠右春坊大學

士黃淮左諭德楊士奇輔太子監國時御史袁綱輩有

主事李貞太子察其寃立白之以帝方寵瑛故特宥瑛

而下綱瑋于獄又御史方恢匿父喪太子令械送行在

于是人皆服用法之當

忠誠伯茹瑄下獄死

瑄以首先勸進對忠誠伯坐不送趙王遣歸里既復逮

至京得釋還過限沙不諂谷王王以為言時方重藩王

禮谷王又開金川門有功帝意嚮之遂逮瑄下錦衣衛

獄瑄知不免服毒死

三月都督僉事平安自殺

一初惠帝時安以列將屢挫燕軍已而兵敗被執事俱送

北平帝即位累進後軍都督僉事及是帝覽章奏見安

名曰平安尚在耶安聞遂自殺

夏閏四月詔重罪皆五覆奏

五月封衛拉特亦蒙古部落在韃靼西按衛瑪哈木特舊

瑪哈木特今改後仿此為順寧王太平為賢義王巴圖博囉舊作把禿

後仿此為安樂王衛拉特始見此

初元臣孟克特穆爾舊作猛可帖木兒今改後仿此據西陲衛拉特強

甚帝自起兵北平即與之通和已而孟克特穆爾死眾

分爲三。其渠曰瑪哈木特。曰太平。曰巴圖博囉。帝卽位後。屢遣使諭賜。至是。遣諾衮達什舊作煖答失。今改。後仿此。等來貢馬。仍請封。遂封三人皆紫金光祿大夫。加王號。自是歲一朝貢。

遣給事中那驥使韃靼。爲所殺。

韃靼知院阿魯台殺郭勒齊。迎元裔布尼雅錫哩。舊作本雅。失里。今改。

于巴什伯里。舊作別失。八里。今改。立爲汗。帝以書諭之。不聽命。至是。復遣驥往。布尼雅錫哩殺之。

詔御史勿復用吏。

帝以御史爲朝廷耳目之寄。宜用有學識達治體者。詔自今勿復用吏。黜洪秉等四人爲序班。鴻臚寺官。秩從九品。

七月。以邱福爲征虜大將軍。帥師征韃靼。敗沒。

帝以福爲大將軍。王聰蒙古人。封同安侯。副之。王忠孝感人。封靖安侯。李遠懷遠人。封安平侯。爲左右。參將將精騎十萬北討。時

布尼雅錫哩。爲衛拉特所襲。破與阿魯台。徙居臚胸。

河。福帥千騎先馳。遇游兵。擊敗之。遂渡河。獲其尚書一人。詭言布尼雅錫哩。聞大兵至。惶恐北走。去此僅可三

十里。福大喜。信之。曰。當疾馳擒之。諸將請俟。諸軍集偵。虛實。然後進。福不從。率衆直薄敵營。戰二日。每戰。敵輒

佯敗引去。福銳意乘之。敵衆奄至。圍之。數重。聰戰死。福等皆被殺。全軍盡沒。初。福將出師。帝慮其敢戰。輕敵。陛

爲所給。及福遇敵。進戰不已。李遠諫曰。敵誘我深入。進必不利。始天子與將軍言何如。而遂忘之耶。王忠亦力

言不可福皆不聽遂敗事聞帝震怒奪福封爵徙其家
海南追封李遠王忠為國公念諸將無可任者遂決意
征親

九月庚午朔日食

冬十一月張輔討交趾破之獲簡定

輔進師鹹子關賊以舟蔽江為營官軍衝擊乘風縱火

俘斬無算迨至太平海口在鹹子關南賊黨鄧景異迎戰短

兵接擊斬八百餘餘眾皆潰于是季擴自言陳氏後請

紹封輔曰向者徧索陳氏後不應今詐也吾奉命討賊

不知其他遂遣朱榮等以步騎先輔舟師繼之自黃江

在安南國舊清化府東元和志謂之小黃江下流入海至神投海亦曰神符海口在安南國舊

平府會師清化獲簡定于美良山中美良交趾舊縣不故廣威州東南

召輔還
及其黨送京師皆伏誅惟陳季擴遁去帝留沐晟討之

庚寅八年春二月帝自將征韃靼

以北征詔天下命戶部尚書夏原吉輔皇長孫瞻基留

守北京以王友督中軍柳升副之何福鄭亨合肥人督左

右哨陳懋壽州人劉才字子才霍邱人督左右掖劉榮宿遷人督前

哨眾五十萬出塞帝次楊林戍勒銘于山至臚胸河更其名曰飲馬楊林戍在今蘇尼特

度漠處

夏五月大敗韃靼于鄂諾河注詳前布尼雅錫哩遁遂征阿

嚕台

布尼雅錫哩聞大軍至懼邀阿嚕台俱西阿嚕台不從

衆潰散君臣始各爲部。布尼雅錫哩西奔阿嚕台東奔
帝追及布尼雅錫哩於鄂諾河。麾兵奮擊大敗之。布尼
雅錫哩棄輜重牲畜。以七騎遁。遂詔移師征阿嚕台。

六月擊阿嚕台敗之。

帝次青楊戍。一統志明永樂中北征其度漠驛站自庫
俞海子回至開平有青楊戍蒼松嶺飛雲

壑靜鹵鎮廣漠戍諸處方輿紀度飛雲壑阿嚕台乞
要庫倫海子。在漠北飲馬河東。

降帝察其詐令諸將嚴陣以待已而果悉衆來犯阿嚕

台帥千騎當中堅帝自將精騎衝擊矢下如雨阿嚕台

墮馬遂大敗追奔百餘里至廣漠戍擒攝後者殲之遂

班師是年冬阿嚕台遣
使來貢馬帝納之。

秋七月帝還北京。

御奉天殿受朝賀論功行賞帝在軍念士卒艱苦每蔬
食是日宴賚始復常膳

八月寧遠侯何福自殺。

福在惠帝時與盛庸平安禦燕師于淮北戰敗奔還事

前帝卽位命鎮寧夏甘肅委寄甚重福在甘肅請以布
市馬選其長者別

爲羣馬大蕃息和
昌苑牧馬自此始及是從征還陳瑛劾其怨望福懼自

縊死

冬十一月帝還京師。

辛卯九年春正月復命張輔帥師討交趾。

前年冬沐晟追陳季擴于靈長海口。在安南國
又安府東大敗之。

季擴遣使奉表乞降帝命爲交趾布政使不受命剽掠

如故乃以輔爲征虜將軍會晟討之。交人苦中國向來
又數爲吏卒擾往

往起附賊。乍服乍叛。將帥益玩寇。輔至申軍令。都督黃中違節度。詰之不遜。斬以徇。將士惕息。無敢不用命者。二月。都御史陳瑛以罪誅。

帝初即位。御下多用重典。瑛承風旨。專以搏擊為能。帝寵任之。瑛益務深刻。傾陷不可勝計。至是帝始聞其諸不法狀。下獄死。天下快之。

命工部尚書宋禮。字大本。河。南永寧人。浚會通河。注見前。

河為元轉漕故道。岸狹水淺。元末已廢不用。洪武中。復因河決。遂淤。及帝建北京。河海兼運。海運險遠。多失亡。而河運則由江淮達陽武。陸輓百七十里。入衛河。民苦其勞。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請復舊會通河。帝命禮治之。禮以會通之源。必資汶水。乃用汶上老人。鄉官名。洪武中。命有司擇

白宋禮用白英策。為效自南。上乃天地曰然之形。雖有眾人不能因勢。利道白英獨深晰其精微。故舉之易耳。且如大禹不成。秦續事若神。竟然疏濬。決排亦不能舍天地自然之勢。而別為用。獨于英而發之。向閱視運河。灼見其理。曾詠詩以示大凡。茲復引中廢者。知石。

民高年而公正。可任者。聽其鄉詞。訟謂之。白英策築壩。東平之戴村。在東平州東。遏汶流。使南無入流。注見前。北無歸海。匯諸泉之水。汶河泉派。凡百四十有五。盡出南旺。湖名。在兗州府南。為蜀山湖。北為馬踏湖。中分為二道。以四分南流。接

徐沛。六分北流。達臨清。南旺地勢高。決其水南北。皆注所謂水脊也。因相地勢。置閘三十有八。以時蓄洩。禮又請疏東平沙河。汶水支流。迤而西出。經台馬常泊。即馬

在濟寧州西北。之流以益汶。禮言。會通河以汶泗為源。亦入焉。其水夏秋有餘。冬春不足。非引別水以益之。必有淺澁之患。今東平東境沙河。亦汶水支流。通于泊。比年淤塞。宜亟挑濬。築堰障之。禮既得請。又于汶上。東平。濟寧。沛縣。諸處。立水櫃。陡門。水櫃有四。曰南旺。曰安山。曰馬場。曰昭陽。以蓄水。陡門建于各關。運道以成。湖注左右。平時則常開。水盛則啟。以洩漲。

見前。昭陽有大小二湖。北屬滕縣。南屬沛縣。

三月浚祥符縣黃河故道。謂賈魯河故道。

自洪武時河決原武。事見前。賈魯河故道久淤。既而決開

封。在洪武三十年。開封城三面受水。城遂圯。至永樂二年始修築。又決溫縣。在永樂二年。濟濼二

水交溢。壞隄四千丈。至是復大決。開封壞城二百餘丈。民被患者

萬四千餘戶。沒田七千五百餘頃。帝命工部侍郎張信

祥符人。時有兩張信。一于北平兵。起時首先納款。已見前一節此。往視信言祥符縣魚

王口至中灤。注見前。下二十餘里有舊黃河岸宜濬之以

殺水勢。時尚書宋禮侍郎金純。字德修。泗州人。方開會通河。帝

乃發民夫十萬。命興安伯徐亨。侍郎蔣廷瓚。偕純相治。

并令禮總其役。純引河自開封北。復由故道。河自封邱金龍口下

魚。塌場。會于汶。出徐呂二洪。入淮。塌場口。在魚臺縣南。洪武初徐達開此通。飽永樂後為運道所經。至嘉

靖中河決。遂堙廢。河南水患稍息。

夏六月。下交趾。右參議解縉于獄。

縉初謫廣西。復改交趾。督餉化州。入奏事。會帝北征。謁

太子而還。高煦言縉伺上出。私覲太子。徑歸。無人臣禮。

帝震怒。時縉方偕檢討王儒道。廣東覽山川。上疏請鑿

贛江。通南北。奏至。逮下獄。拷掠備至。詞連大理丞湯宗

宗。人府經歷高得賜。中允李貫。編修朱紘。檢討蕭引高

等俱繫獄。得賜。紘。引高。遂瘐死。縉在獄四年。錦衣衛

酒埋積雪中斃之。仍籍其家。妻子徙遼東。紀綱。臨邑人。

秋七月。張輔大破交趾賊于月常江。在安南國舊清化府東。

賊據丹帶江。列柵樹椿。說伏山右。輔遣將連艦。拔椿以進。而自率步隊。剿其伏兵。水陸夾攻。賊大敗。是冬復敗之于生厥江。

冬十月。封哈密推勒特穆爾。舊作免力帖木兒。今改。後仿此。為忠義王。

初。哈密忠順王托克托以俘虜得歸。襲封。帝眷特厚。而

托克托凌侮朝使。國事。帝賜救。戒諭未至。

托克托暴卒。乃封其從弟推勒特穆爾為忠義王。賜印

誥。世守哈密。自是修貢惟謹。

復修太祖寶錄。

帝以前監修官李景隆。心術不正。又期限迫促。未能詳細。乃命姚廣孝等重修。

十一月。立長孫瞻基為皇太孫。

築海門捍潮隄。

海溢舊隄圯。隄始自唐時。各捍海堰。宋范仲淹復修之。故又名范公隄。後屢築屢圯。自海

門至鹽城。凡百三十里。詔陳瑄以四十萬卒築治之。為

捍潮隄。萬八十餘丈。已而瑄又言。嘉定瀕海地。江流衝

會。海舟停泊。無可依傍。請于清浦築土山。立墩表識。既

成。賜名寶山。在太倉州寶山縣南。吳淞江口。今縣以此名。山周四百丈。高五十餘丈。海洋空濶。遙

見于帝親為文記之。事在明年。

壬戌十年。春正月。詔入覲官言事。

時入覲官千五百餘人。命各陳民莫不言者罪之。言有不當。勿問。

立皇太孫為儲。既已屬古所。有若既建太子。又立太孫。名號冗設。更無謂矣。前此惟唐高宗之立重照。嘗一行之。然彼時武氏專政。事出宮闈。豈可據為典要。况建文弗克。終安其位。覆鑑匪遙。成祖既甚愛其孫。尤不宜循革除故事。以逆料高宗他日。

分以命而于之

二月。削遼王植護衛。

植之改封荊州也。請止給一衛。以備使令。而留其三護

衛于廣寧防邊。然帝終嫌其起兵。時貳于已。建文中。植渡海歸朝。

事見前。至是。并一衛削之。

秋八月。勅邊將治壕垣。

自長安嶺。在宣化府龍門縣東南。迤西。至洗馬林。在宣化府萬全縣西北。皆

築石垣深濠塹。以固防禦。

九月。以蔣芳。夏縣人。為工部侍郎。

芳為都水主事。河決陽武中鹽隄。遣芳按視。芳言隄當

急流之衝。河勢不可驟殺。宜捲土樹椿。以資捍禦。而自

中灤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海。誠萬世利。芳又以沿

河隄掃。止用蒲繩泥草。不能持久。請編木成大困。貫椿

其中。實以瓦石。復以木橫貫之。牽築隄上。為殺水固隄

之長策。詔悉從之。後皆遵用其法。以宋禮薦。擢侍郎。

冬十一月。命侍講楊榮經畧甘肅。

涼州酋婁達表。舊作老。今改。叛。守將擊敗之。婁達表走赤

斤蒙古衛。明置。今為玉門縣。屬安西州。帝欲發兵討之。乃遣榮至陝

西。會豐城侯李彬議方畧。榮還言。隆冬非出兵時。彬亦

言道遠餉難。宜緩圖之。乃賜勅詰責赤斤蒙古。明年。赤

斤蒙古遂縛婁達表來獻。

十二月。殺浙江按察使周新。字志新。南海人。

時錦衣衛指揮紀綱用事。使千戶緝事浙中。作威受賂。

海陵詞事。至遠歷州郡。倚勢作威。其為民害甚周。新立加抽治風。力足稱然。

當時若即隨其受賄送
兇之跡飛章上聞盡法處
治以成祖之業察政未必
為不所據乃不即糾
劾反使紀綱亂其先發制
人乘間誣害一不無以
自明也但以胡命述之
人可慮校復故指報私仇
沿道改葬或祖不惟不知
察且怒抗抗直誅戮旋
加從此兇焰日張禍流朝
野鎮撫為明季一代批政
始作俑者非成祖而誰

新捕治之。綱誣奏新罪。帝遂命逮新。旗校皆錦衣私人。
在道撈掠無完膚。既至。伏陛前。抗聲曰。陛下詔按察司
行事。與都察院同。臣奉詔擒姦惡。奈何罪臣。帝怒。命戮
之。臨刑大呼曰。生為直臣。死當作直鬼。竟殺之。新初為
大理評
事。善決獄。改御史。敢言不避權貴。人目為冷面寒鐵。及
接浙江。屢雪冤獄。周廉使名聞天下。至是以讒死。人咸
寬之。

癸巳十一年春正月辛巳朔日食罷朝賀。

二月置貴州布政使司

貴州古羅施鬼國。漢西南夷牂牁武陵諸勞郡地。元置

八番。五季時馬殷遣八帥討溪洞諸蠻遂各分據
之。號八番。今定番州諸長官司即其地也。順元

注見諸宣慰司以羈縻之。太祖丁平陳友諒兵威振南

服思南

唐思州元思南宣慰司。明
承樂後為府。今府屬貴州。

宣慰田仁智思州

思

州地。元分置沿江宣撫司。後改思
州。明承樂後為府。今府屬貴州。

宣撫田仁厚率先歸

附即以故官授之。命世守其地。及洪武年。貴州宣慰

翠。

蜀漢火濟之裔。世
領水西。後為安氏。

同知宋欽。宋以後始領
水東。系見前。及普定

前女總管適邇等。先後來歸。皆予以原官。世襲賦稅聽

自輸納。已而思南田宗鼎。仁智
之孫。與思州田琛。仁厚
之孫。構怨。

相仇殺。朝廷屢禁之。不能止。初宗鼎與副使黃禧交惡
許奏累年。朝廷以田氏世

官。曲宥之。改禧知辰州府。未幾宗鼎以爭地與思州有
隙。禧遂與琛結。合兵攻思南。宗鼎挈家走。琛殺其弟。發

其祖墓。宗鼎訴于朝。屢救琛
不。至是帝命鎮遠侯顧成帥

兵擒之。送京師。詔分其地為八府。以思南地設思南鎮
寧。銅仁。烏羅。四府以

思州地。設思州。新四州。鎮遠安順永寧普安。此四州
化。黎平。右。四府。皆貴州地。且建置不在一時。明

史土司傳。蓋設貴州布政使司。治貴州宣慰司。後成化
因類書之。未始改程蕃曰貴陽府。為布政司治。而宣慰
司如後府所治在城北。宣慰所治在城南。而以長官
司七十五。分隸焉。貴州為內地自此始。初。洪武中。設貴
至是。領十八衛。而以長官司七。隸焉。後二年。復設按察
使司。于是貴州二司官。與各省同。而鄉貢則附于雲南
令民牧馬。

馬係至重飼育固不
安宜至芻秣計直供需
高恐資更便肥重為閭閻
擾累苦攻駒字牧更非民
庶所諳乃盡以委之里下
其損益利病固不待智者
而知之也况宋時戶馬保
馬之法責備於民支彥博
等方陳其善前史可徵明
制竟至專令民牧且歲課

洪武初。令應天諸府民牧馬。初制。應天。太平。鎮江。廬州。鳳陽。揚州。六府。除和。二州。
令民牧馬。既而復令飛熊。廣武。英武。三衛軍。五人共養
一馬。歲課一駒。解京。尋又以牧監羣馬。悉歸有司。專令
民牧。江南十一。江北五。戶養馬。至是。行之北畿。計丁
養馬十五丁以下。養馬一。十六丁以上。養馬二。其以事
編發者。七戶養馬一。得除罪。自後馬益蕃。輒責民牧民
年十五。即養馬。復散之。山東河南民漸苦之。山東自宣
德四年始

河南自正統
十一年始

帝如北京。皇太孫從。命皇太子監國。

以尚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洗馬楊溥。字弘濟
石首人。
輔太子監國。

葬仁孝皇后

先是。帝嘗幸陵下。日。天壽。事在。是始。
成。各曰。長。陵。下。以。所。葬。焉。

命法司定議。死罪情重者。殺之。情輕者。得納贖。斬八千
貫。絞六千貫。流徒以下。納鈔有差。無力者。發天壽山種
樹。

一駒計丁責數。行。路。前
計。孝。意。征。派。口。增。繼。使。免
其。丁。徭。而。貽。患。無。窮。及。不
若。力。役。之。尚。有。頃。刻。數。政
若。此。真。全。不。知。以。恤。民。為
務。矣。

秋七月封阿魯台為和寧王。

先是衛拉特瑪哈木特累請賞賚留敕使不遣帝遣中

官賚敕責之既而瑪哈木特弒其主布尼雅錫哩立塔

爾巴舊作答里巴今改後仿此為汗阿魯台遣使來告請發兵討賊

願率所部為前鋒故有是命。

八月北京地震。

甲午十二年春二月詔親征衛拉特

瑪哈木特擁兵飲馬河將悉眾南犯揚言襲阿魯台開

平守將以聞帝下詔親征以柳升領大營鄭亨領中軍

陳懋李彬領左右哨王道成寧人領左右掖劉

江即劉榮初昌父各江後始更名故江與榮互書朱榮為前鋒先遣榮等率師

駐輿和

三月張輔追獲陳季擴于老搠名搠家明置宣慰司距雲南布政司六十八程今

為南先是輔與晟會順州永樂中置屬順化府敗賊于愛子江在順州

破其象陣俘斬千餘人擒偽將軍潘徑阮徐等事在十

至是進師羅蒙江在交趾廢田和縣界道險騎不得進輔與將校

徒步行山箐中夜半抵其巢悉擒鄧景異阮鎔等皆磔

以徇又遣別將追斬阮帥于南靈州永樂中置屬新平府季擴走

老搠輔遣指揮師祐破其三關方輿紀要在老搠東南與交趾接界處遂

縛季擴及其孥送京師斬之交趾復平。

帝發北京皇太孫從。

帝謂侍臣曰朕長孫聰明英銳宜歷行陣俾知兵法且可悉將士之勞苦知征伐之不易又命學士胡廣等即軍中爲太孫講論經史。

夏。六月至和拉和錫袞。方輿紀要在漠北故和林東按和拉和錫袞舊作忽蘭忽失温今改

大破衛拉特兵追至圖拉河瑪哈木特遁。

前鋒都督劉江等遇敵于剛哈拉海。漠北地名舊作康哈里孩今改正

擒斬數十人帝命諸軍兼程進至和拉和錫袞瑪哈木特等三部埽境來戰帝升高阜見其衆分三隊乃命柳升等攻其中陳懋王通攻其右李彬譚青馬聚攻其左火器齊發帝親率鐵騎馳擊大破之斬其王子十餘人部衆數千級追奔度兩高山至圖拉河瑪哈木特等遁

帝欲窮追皇太孫請及時班師從之還至三峯山阿魯台復遣使來朝。

秋八月帝還北京

蠲北京州縣田租二年

閏月下右春坊大學士黃淮等于獄

帝親征還太子遣使迎稍緩帝入高煦譖悉徵東宮官屬下詔獄楊士奇楊溥金問字公素吳人皆坐繫特宥士奇復職

廢晉王濟熿恭王桐子爲庶人進封平陽王濟熿濟熿弟爲晉王

濟熿少很戾失愛於父濟熿既嗣位濟熿追憾其父并憾濟熿族其弟慶成王濟炫等曰詔濟熿于朝又誘府

濟熿失愛于父不思自反轉以此積憾而并及其子其後復頑謂何足令之紹

對承緒况濟熿自嗣位以後未聞侯度有愆乃違信其弟濟熿之言軍加罪人以春成濟熿罪惡至千人莫敢言其罪顧則已極又倚怪高煦兄弟之濟熿罪惡乎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一百一

中官校文致其罪帝信之奪濟熿爵及世子美圭並為庶人而立濟熿為晉王濟熿既立驕恣暴橫一府咸被其害至進毒弒嫡母謝氏逼承恭王侍兒人莫敢言

冬十一月命翰林學士胡廣等修五經四書及宋儒性理諸書

書成名曰大全頒行天下大全書全據宋元諸儒成說類聚成編鮮所折衷後儒少之

未十三年春正月瑪哈木特遣使來朝

瑪哈木特遣使謝罪貢馬詞極卑順帝曰衛拉特不足與較受其獻館其使者

釋工作囚徒

先是命出繫囚輸作贖罪既而多亡者有司請捕之帝曰此皆衣食空乏出于不得已遂命見役者俱還家共釋四千九百餘人

罷海運

會通河既開俱見前漕道大通遂罷

海運

三月帝策士于北京

夏四月命英國公張輔出鎮交趾

輔班師甫還在三論功賞賚旋遣出鎮輔至交趾討餘寇陳月湖等平之

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卒諡忠襄

明成祖皇帝

忠少隨兄戍通州以善卜聞燕兵既起僧道衍薦為謀
臣事見前帝即位歷官兵部尚書定建儲議兼詹事帝北
征輔太子監國帝入高煦譖悉徵東宮官屬下獄以忠
勲舊不問而密令密察太子事忠言無有帝怒忠免冠
頓首願連坐以保之以故太子得無廢而官僚楊溥黃
淮等亦獲全至是卒

五月丁酉朔日食

開清江浦在淮安府山陽縣西北運河由此出清口為水陸孔途今河道總督駐此

初漕粟至淮安陸運以達清河勞費甚鉅陳瑄請自淮

安城西管家湖舊有南北二湖今於為一鑿渠二十里為清江浦宋

運使喬維岳嘗導湖水入淮置四閘以宣洩又緣十

里築隄引漕舟直達于河漕運稱便

秋九月北京地震

丙十四年春正月賑北京河南山東饑

發粟一百三十八萬賑之

三月阿喇台收衛拉特來獻捷

夏四月禮部尚書呂震請封禪不許

時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震力贊之帝謂曰今天下水

旱疾疫難語太平昔唐太宗欲行封禪魏徵力諫而止

爾等所請異於徵之所以愛君者矣不許

秋七月掌錦衣衛事紀綱伏誅

綱便僻詭譎善釣人意帝愛幸之令典詔獄綱視帝旨

威祖其初果於殺戮以立威也情陳瑛遂得逞

其手以親傳國遺天
下既定更其布德示公廓
然必無我之度乃復信用
純綱得傳其點惡其意
何始雖此輩終不免于刑
戮及及其誅夷天下之衆
其善者已乘機網凶險固
不是責成祖亦殘忍不仁
可哉

高煦恃寵橫行裝兵劫掠
不軌之跡已形至于毆殺
指揮尤日無法紀成祖既
廣得其事立加廢黜實為
罰敵嚴等當時太子不念
其罪之惡曲示包容離

廣布校尉日摘臣民陰事帝恐下綱治深文誣詆帝以
為忠擢都指揮僉事掌錦衣衛綱益恣橫謀不軌內侍
讐綱者發其罪下都察院按治有狀即日磔于市天下
快之

九月京師地震

始命御史巡鹽

冬十月帝還京師

十一月召張輔還

輔凡四至交趾前後建置郡邑及增設驛傳遞運規畫
甚備交人所畏惟輔至是召還

丁丑十五年春二月谷王橈有罪廢為庶人

橈自徙封長沙恃前開門功口益驕恣謀不軌其護衛
張興懼禍及因奏事北京白之帝未信會蜀王椿子悅
燭得罪逃橈所橈因詭眾曰建文君尚在我將為申大
義椿聞之上變告帝召橈入朝示以蜀王章橈伏地請
罪羣臣請誅之又下諸王議皆以為當死帝曰吾寧生
橈乃廢橈及其二子並為庶人

命豐城侯李彬鎮交趾

三月漢王高煦有罪徙封樂安州李唐棣州明改樂安後
改武定今府屬山東

高煦初封雲南曰我何罪而斥萬里不肯行高煦請得
天策衛為

護衛曰唐太宗天策上將吾得之豈偶然亡而改封青州又托故不欲往私

選各衛健士為腹心又募兵三千人不隸籍兵部縱使

稱大度若國典所在豈
參以兄弟私情况削爵拘
囚不過少示推辱于高煦
又復何損倘因此思愆改
善或可長舉保全乃太子
以婦人之仁得陳請仍
合就藩坐使長性成其
謀潛蓄他日道遠竟發竟
至身殞銅何則一朝姑息
之愛適以貽之害耳

且時所號功臣其始皆
清議黨諸人不過附
和熹黨而非構叛之尤若
劉蕡等出位推重其選
而高煦傳其言則在洪武
時早已隱懷不軌迨燕王
欲稱兵犯順有人心向彼
之言尚不無少懷忌憚而
高孝煥陳天道方為慈惠
本其好亂之性復佐以陰
毒之謀又適會骨肉危疑
費端有在遂思逞以快

劫掠兵馬指揮徐野驢擒治之高煦手鐵瓜搥殺野驢
眾莫敢言遂僭用乘輿器物帝還京師盡得其不法數
十事召至切責之褫衣冠繫西華門將廢為庶人皇太
子泣涕力救乃削兩護衛誅其左右數人徙封樂安州
越卽日行

帝北巡命皇太子監國

戊戌下六年春正月交趾復亂

交人故好亂中官馬騏以采辦至大索境內珍寶人情
擾動桀黠者鼓煽之大軍甫還卽並起為寇李彬遣將
討定之至是俄樂交趾舊縣屬清化府巡檢黎利及又安知府潘
僚等復乘機作亂利初事陳氏為金吾將軍歸命後授

巡檢以是常怏怏與其黨放兵四掠叅政侯保贊皇人馮
貴武陵人死焉帝以賊久未平命榮昌伯陳智壽州人為左
叅將助彬討之在八年其後羣寇悉破滅惟利竄匿老樞
彬檄其酋發所部兵捕之不獲

二月姚廣孝死

初北平兵起陰謀首發自廣孝及帝轉戰有天下廣孝
決策之功為多論者謂帝躬冒不韙以爭天下惠帝不
終諸臣被戮追原禍首皆廣孝始之
既拜太子少師至長洲候同產姊姊不納訪其友王齋
號光菴齋亦不見但遙語曰和尚誤矣和尚誤矣復往

見姊姊詈之廣孝惘然至是死追封榮國公王齋不見
廣孝舊史
例議引錢謙益列朝詩集以為廣孝出張蘇湖至長洲
徒步訪賓謹苦平生齋作賑災記鋪陳其功德考震澤

其心不忖祖永彼惡者而
惠帝遂傾國討之為戎首
實不為謀以視左與伍被
之誅其殺反同而凶險實
為過之願欲自比于劉秉
忠其亦不倫甚矣不特據
揚雄黃帝等例變文書死
以著其罪且以亂臣賊
子之斷不容有佚罰也

記聞稱賓吳中高士豈肯漫作諛語須要人功德且其
記安在後人未聞有見之者謙益說不足據今明史仍
采建文遺跡語載
入廣孝本傳遵之

夏五月胡廣卒謚文穆

廣于建文時對策指摘親藩遂擢第一及帝即位首偕
解縉迎附以醇謹見幸時人以方漢胡廣始終恩寵弗
衰及卒特賜謚

秋七月下贊善梁潛字用之蔡和人司諫周冕繁昌人于獄殺之

時太子監國宦寺黃儼等黨趙王高燧陰謀奪嫡譖太
子擅赦罪人帝怒以潛冕輔導有闕下獄死

己亥十七年夏六月倭寇遼東總兵官劉江擊破之江後以破倭功封伯改名榮

倭數寇海上江度形勢請于望海埭在奉天府寧海縣東南其地高可屯

兵瞭望為築城堡以備之倭入王家山島在寧海縣東南海中江

急引兵赴埭依山設伏別遣將斷其歸路以步卒迎戰

賊敗走江分兩路夾擊盡覆之倭自是不敢復入遼東

庚子十八年春二月蒲臺隋縣今屬山東武定府妖婦唐賽兒作亂討平之

賽兒蒲臺縣民林三妻以幻術聚眾白稱佛母知成敗得石函中寶書神

劍夜鬼神剪紙作人馬相戰據益都卸石柵在益都縣西南為亂攻下莒卽

舉副安邱詔安遠侯柳升與都指揮劉忠將京軍往勦

升自以大將意輕賊賊乞降信之夜為所襲心中流矢

死比明升始覺賽兒已遁別賊攻安邱益急都指揮僉

事衛青字明德華亭人方屯海上聞之帥千騎晝夜馳抵城下

再戰大敗之斬馘六千餘人明衛在卽墨縣東今裁指揮王

真亦藏賊于諸城賊遂平而賽兒卒不獲升忌青功擢

辱之為刑部尚書吳中字思正武城人所劾詔擢青都指揮使

徵升下獄已得釋帝以賽兒未獲山東三司官悉坐縱

索賽兒急盡逮山東北京及天下尼媼先後幾萬人所

在大獲民力為矜宥人情始安段民等時舉武進人

秋八月丁酉朔日食

冬十一月召皇太孫從皇太子至北京

時將遷都故有是命

十九年春正月遷都北京故入工亦山頒詔天下大祀

天地于南郊赦

夏四月奉天謹身華蓋二殿災

詔羣臣條奏闕失直言無隱

殺主事蕭儀下侍讀李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于獄

左庶子兼侍講鄒緝字仲熙吉水人應詔上言畧曰陛下肇建

調度甚廣農民終歲供役且伐桑棗以供薪剝桑皮

以為楮加之官吏橫征日甚非其土產動科于民

小民轉購他所其值倍蓰及至進納多不中程往復輾

轉重為民累又自營建以來工匠假託威勢驅民移徙

號令一出屋宇立摧與突相完又復重徙有三四遷而

不能定居者此陛下所不知而人民疾怨者有三四遷而

承奉惟恐不及剝下媚上同交易小民所積幾何而

誅求若此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水旱相仍民至剝樹

皮掘草根為食而京師聚僧道萬餘人日耗廩米此查

民食以養無用也朝廷歲費錢幣市馬外蓄所出數十

萬而所取不能一二故馬民間馬死輒令賠補不知人

民耗矣多馬奚裨。漠北降人皆懷窺覷。非真遠慕王化。乃使羣居輦轂。盛供帳。厚賞資。以優之。此豈足明廣大耶。夫奉天殿陛下正朝也。災首及焉。自非省躬責已。改革政化。疏滌天下窮困之人。不能上回天怒。願還都南京。保養聖躬。散遣工匠。停止征。疏入。不省。時帝方以定都詔天下。忽罹火災。頗懼。而言事者僉云。遷都不便。帝不懌。儀與時勉言尤峻切。帝于是發怒。殺儀。下時勉獄。時勉條上十五事。極言北京營建之非。及人貢諸人不宜使羣居輦轂。大拂帝意。已觀其他說。多中時病。擲地復取者。冉率多施行。會大臣希旨。詆出給事柯暹。暹字德人。御史鄭維桓。等。于外。事在五月。而緝竟得無罪。命蹇義等分巡天下。安撫軍民。

以三殿災。勅廷臣二十六人分巡天下。問軍民疾苦。安武長吏擾民者。奏黜之。

秋八月辛卯朔日食。

冬十一月遣使覈天下庫藏。

下戶部尚書夏原吉等于獄。兵部尚書方賓錢塘人自殺。

帝將大舉北征。詔原吉賓及刑部尚書吳中等議。皆以為兵不當出。帝召賓賓力言軍興費絀。帝不懌。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比年師出無功。軍儲十喪。八九災雘迭作。內外俱疲。乞遣將往征。勿勞車駕。帝怒。立命原吉出視關平糧儲。而吳中入對如賓言。帝益怒。下原吉及中于獄。賓懼。自經死。遂命侍郎張本等分往山東山西河南及應天諸府。督造糧車。發丁夫輓運。期以明年二月集宜府。

二十一年春正月己未朔日食罷朝會

帝自將征阿魯台命皇太子監國

阿魯台初為衛拉特所敗窮蹙南竄帝納而封之數年

生聚蕃富浸桀驁拘留朝使時將兵出沒塞下至是犬

入興和殺都指揮王瑛帝于是決策親征

夏六月雨水傷稼

南北畿山東數十州縣霪雨傷稼

秋七月帝至沙狐原在興和北阿魯台懼北遁遂移師征烏梁

海

大軍至開平諜報阿魯台攻萬全諸將請分兵還擊帝

曰詐也彼慮吾搆巢欲以此牽制我疾驅之攻萬全者

果遁去大軍次沙狐原阿魯台大懼母妻皆誓之于是

盡棄輜重于庫倫海側遁去命發兵焚之收其牲畜而

還帝謂諸將曰阿魯台恃有烏梁海部衆敢行悖逆當

移師翦之遂簡步騎二萬五道並進至啟拉爾河方輿紀要

在朵顏境內舊作遇其部衆帝麾騎夾擊自率前鋒衝

虜裂兒河今改之皆散走其地背河面左皆山大軍依山而軍帝乘高

望之見其衆稍復聚乃麾兵繞出其右其衆突至盡獲

之又麾兵繞出其左先伏神機弩于深林中其衆棄輜

重走左遇伏遂大潰追奔三十里斬部長數十人別以

兵徇河西斬獲甚衆

八月詔班師

諸將分道捕擊者亦以次獻捷乃下詔班師

九月帝還京師

下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于獄

太子屢遭讒搆帝以士奇輔導有闕下錦衣獄禮部尚書呂震塔張鶴朝參失儀太子宥之帝怒義不匡正命與震並下獄尋皆釋之

冬十月遣使覈天下倉儲

閏月乾清宮災

癸卯二十一年夏五月趙護衛指揮孟賢等謀逆伏誅帝有疾冬不視朝賢與宦官黃儼衛士高以正等相結

成祖每出征賦以國事委之太子其選也必選忠言僚紛紛下獄至死者接踵雖大交構所致亦由成祖之處置失宜蓋立儲已善善全而監國尤易

造偽詔謀進毒于帝從中下詔廢太子而立趙王以正語其甥王瑜瑜上變帝立捕賢等鞫之得實帝顧高燧曰汝為之耶高燧戰慄不能言太子力解之曰此下人所為高燧必不與知乃得免賢等皆伏誅

六月庚戌朔日食

秋七月釋李時勉于獄復其官

八月帝復自將征阿嚕台命皇太子監國

邊將言阿嚕台將帥衆南犯帝曰彼意吾不能復出耳當先駐塞下待之

冬十月帝至上莊堡在宣化府萬全縣北蒙古額森托于舊作也先

此後仿來降詔班師

大軍至西陽河。即西洋河。在宣化府懷安縣西北。目山

西天鎮縣流入。經西陽河堡。下流與東

洋河合。入聞阿噶台為衛拉特所敗。部落潰散。遂駐師

桑乾河。方輿紀要在興和北。亦命陳懋為前鋒。至宿窠山。日宿窠口。度漠處也。遇王

子額森。托于率所部來降。帝大喜。封為忠勇王。賜姓名

金忠。賞資甚厚。遂班師。

十二月。帝還京師。
甲辰二十二年春正月。復詔北征。

金忠數請擊阿噶台。願為前鋒。自効。帝初不許。會開平

守將言阿噶台兵在近邊。羣臣勸帝如忠言。帝意遂決。

夏四月。帝發京師。命皇太子監國。

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從揚士奇等留京師。輔太子。大軍

至開平。獲謀者。知阿噶台遁。帝意亦厭兵。乃下詔。暴阿

噶台罪。而宥其來降者。時比年用兵。白骨被野。帝命瘞

諸道旁。親製文紀之。

六月。至達蘭納穆爾河。方輿紀要在和林東北。或曰。即庫

地。按達蘭納穆爾。舊作答蘭納木兒。庫諾爾海。元太祖初。會集部落之

庫庫諾爾。舊作闊潤納。活兒。今並改。詔班師。

前鋒至達蘭納穆爾河。不見敵。命張輔等窮搜山谷。三

百餘里。無一馬跡。帝進駐河上。令陳懋等前覘。懋至白

邱山。方輿紀要在漠外。無所遇。以糧盡引還。

南京地震。

秋七月。帝有疾。至榆木川。在故開平崩。

帝還至清水源。在漠北。八年春。帝北征。過命楊榮。金幼

此。甘泉溢。出名之曰神應。

御批通鑑輯覽 卷之一百一 明成祖皇帝

我刻崖石為銘遣呂震以旋師諭皇太子詔告天下時
帝已不豫次蒼崖戍疾甚顧左右歎曰夏原吉愛我不
榆水川疾大漸遺詔傳位皇太子喪禮一如高皇帝遺
制遂崩楊榮金幼孜等議以六師在外秘不發喪錫
為禱以斂載以龍輦所至朝夕上食如常儀榮及御馬
少監海壽馳訃太子遣太孫奉迎次鵬鵠谷在宣化府
龍門縣東
太孫至軍中始發喪及郊迎入仁智殿加殮納梓宮
八月太子高熾即位是為
仁宗
大赦天下以明年為洪熙元年

釋夏原吉黃淮等于獄復其官

持原吉及吳中楊勉黃淮楊溥金問皆久繫獄中遺詔

至京師太子即釋之咨原吉以時事原吉對以賑饑省
賦役罷西洋取寶船及雲南交趾採辦悉從之既即位
復原吉等官

復置三公三孤官

洪武初置三公官以李善長等為之三孤無兼領者建
文永樂間罷公孤官至是復設以公侯伯尚書兼之
加楊榮金幼孜楊士奇黃淮等官領內閣事如故

初解縉等入文淵閣皆編檢講讀之官不得專制諸司
諸司奏事亦不得相關白帝即位以榮士奇等皆東宮
舊臣乃進榮為太常卿幼孜為戶部侍郎兼文淵閣大
學士如故士奇為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黃淮為

黃福在交趾固得鎮撫
荒服之道而紀者遂謂交
趾之亂由福召還而益熾
殊不知然誠福在交趾
時事如馬其等以採辦激
政政禍源福並未嘗稍
然抑則所謂我無苛擾
黎利等利繼盜兵老帥糜
餉亦不聞福能運籌戡定
又何云上下帖然迨後
福復命再往旋即奔還幾
遭劫繫則福即不召還其
不能之補邊氣已可駭見
更家稱譽過實矣率如此

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已復置謹身殿大學士改榮
為之未幾樂士奇皆遷尚書閣職漸崇

九月召黃福于交趾以兵部尚書陳洽字叔遠武進人代之

福在交趾十九年編氓籍定賦稅興學校置官師數召
父老宣諭德意戒屬吏毋苛擾一切鎮之以靜上下帖
然帝以福久勞于外召還交人扶携走送號泣不忍別
福既還交趾賊遂劇訖不能靖

羣臣請公除不許

易月制滿禮部尚書呂震請即吉侍郎楊士奇不可尚
書蹇義兼取二說進帝曰梓宮在殯易服豈臣子忍言
士奇執是也明日帝素冠麻衣經而視朝時羣臣皆已

及英國公張輔服如帝帝款曰輔武
臣也而知禮過六鄉山是益見親重

詔自今官用物悉于所產地市之

詔工部曰古者任土作貢不強所無比年如丹漆石青
之類所司不究物產之地槩徵郡縣科派病民自今官
所用物必于所產地計直市之違者罪不宥

始置南京守備

以襄城伯李隆字彥清和州人為之兼領中軍都督府事

勳臣守備南京自此始其後復以內臣同守備後景泰
中復置

協同守
備一人

鎮守交趾中官山壽請授黎利清化知府從之

初利未叛時與壽相善及竄老撾已為所逐朝廷詰責
故逐利

壽以中官出鎮至與叛
臣交好已難違禁之誅
及身自入朝復以招降為
請力保無虞劉濟救兩往
而寇患已深旋復以虛詞
掩飾其欺罔之罪益無可
逃况仁宗而此曾慮及為
其所給因壽以死自明始
疑其策則說既不信即當
備舉前言之顯謂乃非
但不加譴責反令其得專
進止坐使奄豎以招撫養
離縱賊猖獗其笑誠不能
為之忍仁宗精明之令聲
顯於此殆亦慈惠有餘而
義斷不足者歟

雨澤隨時省覽
德預籌補救其
法最善通政使乃請送給
事中存貯是不但視為具
文非與維綱上聞者何異
仁宗慮其過抑仍令奏至
即聞深得敬天愛民之義
洪武間大封諸王至數郡
擁重兵未收維城之效而

乃率眾求撫而匿俄樂不出尋寇茶籠交阯舊州屬又安府敗鎮
守參將方政全椒人兵殺指揮伍雲定遠人會帝踐阼壽入
朝力言利與已相信今往諭之必來歸帝恐為所給壽
叩頭言如利不來臣當萬死帝領之遣壽齎敕往諭敕
甫降利已犯清化指揮同知陳忠臨淮人戰沒明年春利
得敕亦無降意陽言俟秋涼赴官而寇掠不已時榮昌伯陳寶
與方政協同鎮守智暗懦素無將畧又與政積不相能
而中言山壽一意主撫專進止以故賊益猖獗官軍不
能制

賜少傅兼吏部尚書蹇義等銀章
義進少傅楊士奇進少保楊榮進太子少傅金幼孜進
太子少保賜銀章各一曰繩愆糾繆諭以協心贊務凡

政事有關或羣臣言而未從者用此章密疏以聞既而

部尚書夏原古少保賜原吉銀章諭勉如義士奇等

冬十月復魏國公徐欽爵

初輝祖以忤成祖奪爵事見前及卒復封其子欽十九年

來朝不辭徑去成祖怒罷為民至是復故爵

召有司奏雨澤者即以聞

通政使請彙四方雨澤章奏送給事中收貯帝曰祖宗

欲前知水旱以便恤民故令奏雨澤今送給事是終不

知也自今奏至即以聞

立皇后張氏永成人兵馬副指揮張之女

立子瞻基為皇太子

禍變已生燕事其明証也
道永樂以後其觀觀非分
者如齊如谷各懷僥倖
之心利弊所在敢然可觀
則僅其與仁宗豈應念
不及此乃即仁宗之口
地以封諸子實為因仍
懷其後累朝遂沿為故事
藩封幾遍中原陸梁者雖
旋即剪除而戾制者又不
免過刻遂宗祿日眾供億
不支仰屋以等語無善策
固明神時 臧而仁宗
自擊其病不能早計變通
亦味于權衡損益之大端
矣

并封子瞻堉帝第二子。為鄭王。居懷慶。後瞻堉。帝第三子。越王。居
州。未之。瞻堉帝第五子。襄王。居長沙。後瞻堉。帝第六子。荆王。居建
潘卒。瞻堉帝第七子。惟王。居韶州。後瞻堉。帝第八子。滕王。居雲南
從斬。瞻堉帝第七子。惟王。居韶州。後瞻堉。帝第八子。滕王。居雲南
卒。瞻堉帝第九子。梁王。居安。瞻堉。帝第十子。衛王。居懷慶。未
詔舉賢。

令于五品以下官。及軍民中。訪薦德行惇篤文學優長
者量材擢用。後犯贓。則連坐舉者。

命大學士會法司錄。帝性仁恕。論劾士奇。楊。金幼孜曰。比年法司之濫。朕
所深知。所擬大罪。不道。往往。于文致。自今審決重囚。
卿三人必往同讞。有死抑者。雖。必以聞。

十一月詔羣臣極言得失。
葬長陵。

諡曰文皇帝。廟號太宗。後嘉靖中。更廟號曰成祖。
明史贊曰。文皇帝。少長習兵。據幽燕形勝之地。乘建文房
弱。長驅內向。奄有天下。即位以後。知人善任。維武之畧。
司。高祖。六師屢出。漠北塵清。成功駿烈。卓乎盛
矣。然而革除之際。倒行逆施。慙德亦曷可掩哉。

仁宗皇帝
己巳 洪熙元年春正月。建弘文閣。

詔選諸臣有學者入直。楊士奇薦侍講王進。儒士陳
繼。字嗣初。吳縣人。蹇義薦學錄楊敬。訓導何澄。詔以繼為博士。
敬為編修。澄為給事中。直閣中。命學士楊溥掌閣事。進
佐之。帝親授策閣印。曰。用卿等。非止助益學問。亦
欲廣知民事。為理道助。如有建白封識以進。

二月帝耕藉田

南京地震

比嘗有六震四月又三震五月復震

三月以權謹字仲常徐州人為文華殿大學士

謹初為光祿丞事母至孝帝曰能孝者必忠忠孝之人可任輔導特擢之

詔求直言

初大理少卿弋謙代州人言事過激帝怒停謙朝參未幾帝以言者益少遂詔羣臣曰去冬無雪今春少雨陰陽愆和必有其咎朕于謙一時不能含容未嘗不自愧咎爾諸臣勿以前事為戒十國家利弊政令未當者直言

勿諱謙朝參如故

隆平唐昭慶縣宋改隆平今縣屬趙州饑

有司請以官麥貸之帝曰饑即賑之何必曰貸

詔法司慎刑

醫令之當否詳管至于再三期已可矣即屢廷寬允亦惟殺之三宥之三而止必令法司五奏往復雖多徒滋煩冗究之五又何異于三乎且人主詳求庶獄及覆按覽輕重自無道情仰介乎微履疑似之間或覆勅以符斗平或集議以衷于是自不致猶有枉縱知必待臣下報奏乃允則刑慎之謂何而權勢下移又聞其漸是徒知欽恤之

詔曰刑者所以禁暴止邪導民于善也吏或深文傅會以致冤濫朕深憫之自今其悉依律擬罪若朕過于嫉惡法外用刑法司執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大臣執奏必允乃已諸司不得鞭囚背及加人官刑有自官者以不孝論人之為非父子不相謀是以舜罰不嗣文罪不孥自今非謀反勿連坐親屬古之盛時採民言以資儆戒今奸人往往摭拾誣為誹謗法吏刻深鍛鍊刑之不申

爲美而未識勅法之要領
雖小道必有可觀致遠思
泥此之過矣

時勉抗言時事甚非姑
不且論其可罪何妨

待法司乃方召對之時
令武士以金瓜揮擊致使
骨折頰絕殿廷尙復成何
體制昔漢明帝自起撞郎
見漢前史仁宗何亦有此
過甚之舉耶

民則無措。其除誹謗禁有告者。一切勿治。

詔北京都司復稱行在

將遷都南京。故有是命。

夏四月。免山東。淮。徐。今年租稅之半。

帝聞山東及淮徐民乏食。有司徵夏稅方急。乃御西角

門。召楊士奇。草詔。免今年夏秋稅之半。士奇言上恩至

矣。但須戶工二部與聞。帝曰。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

決。救民之困。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也。趣具楷筆。令士

奇就門樓書詔。帝覽畢。卽下所司。

命皇太子居守南京。

五月。左遷李時勉。羅汝敬。召簡以守。吉水人。爲監察御史。尋下獄。

時讀李時勉抗疏言事。帝怒。召至便殿。對不屈。命武士

以金瓜擊之。脇折。死。而復蘇。時侍講羅汝敬亦言事。並

改監察御史。頃之下獄。

帝崩。

先是帝不豫。遣中官海壽馳召皇太子。及是崩。遺詔皇

太子卽位。

六月。太子瞻基。至自南京。卽位。是爲宣宗。大赦。

太子方謁孝陵。海壽至。太子卽日就道。時南京頗傳凶

問。又傳漢王高煦謀伏兵于道。邀太子。羣臣請整兵衛

或請從間道行。太子不可。曰。君父在上。誰敢干之。驛道

馳還至良鄉。太監楊璠尙書夏原吉。呂震捧遺詔至。宣

詔太子吳盡哀入宮發喪越十日即位大赦以明年為

宣德元年

尊皇后為皇太后立妃胡氏濟寧人錦衣百戶榮之女為皇后

閏月以翰林學士楊溥入內閣

罷弘文閣召溥入內閣典機務溥與楊士奇同治內閣王進等以原職隸翰林

院帝謂溥曰古君臣更相戒飭用致太平卿將何以輔朕對曰臣受國厚恩安敢忘報帝曰直箴朕過報朕多

矣溥曰直言非難能受直言為難陛下既以命臣臣敢不盡忠以告

更定科舉法

初制禮闈取士不分南北仁宗時楊士奇請定取士之

額南人十六北人十四仁宗以為然帝即位遂詔行之

其後復分南北中為三以百人為率則南取五十五名北取二十五名中取十名中謂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

鳳陽廬州二府及徐和三州也

秋八月始置巡撫官

以大理寺卿胡概字元節豐城人本姓熊參政葉春盩厔人

巡撫南畿浙江巡撫始此自是遇災荒盜賊輒遣大臣往

大巡撫事已召還成化以後遂成定員而三司之任漸輕

詔內外臣舉堪任守令者州縣多不以實舉已任守令者

九月葬獻陵在昌平州南廟號仁宗宣宗例二十四條係建京師給事

明史贊曰在東宮屢遭媒孽而終以誠敬獲全踐

位一載用人行政善不勝書使天假之年涵濡休養德

文景比隆哉

文景此輩... 皇... 宗... 閣

... 宗... 閣

... 閣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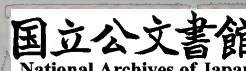
明

宣宗皇帝

宣德元年春正月命侍郎黃宗載一名屋字厚等清理天下軍伍

時軍伍頗缺衛所勾軍州縣多不以實無丁之家誅求不已有丁之戶得免興州軍士范濟詣闕言之乃命宗載等十五人分往直省清理之其後定清軍例二十四條遣京卿給事中御史以為常

三月以禮部左侍郎張瑛邢臺人兼華蓋殿大學士直文淵閣



初帝為皇太孫。瑛以給事中與陳山沙縣人俱侍講讀。至是以舊恩遂有是命。瑛善承風旨。雖參機務。委蛇受成而已。帝亦弗重也。陳山丁明年正月。亦拜謹身殿大學士。

夏四月。遣成山侯王通征黎利。去年陳智方政討之。敗績。是年時渠魁未平。小寇蜂起。宣化賊周賊太原賊黃菴。美留賊潘可。利。雲南寧遠州紅衣賊長擊俱叛。附利。

通為征夷大將軍。充總兵官。馬瑛為參將。帥師討利。尙書陳洽。叅贊軍務。智政俱削爵。充為事官。明制凡以失從征者。稱聽通節制。通既出師。一日。帝御文華殿。蹇義為事官。聽通節制。夏原吉楊士奇楊榮侍。帝曰。交趾欲如洪武中。使自為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卿

等以為何如。義原吉對曰。太宗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二十年之功。棄于一旦。臣等以為非是。帝顧士奇。榮曰。卿兩人云何。對曰。交趾唐虞三代俱在荒服之外。漢唐以來。雖為郡縣。服不常。漢元帝時。以賈捐之議。罷珠崖郡。前史稱之。元帝中土猶能布仁行義。况陛下父母天下。與此羽豕較得失邪。帝領之。乃下詔。大赦交趾罪人。黎利潘僚降。亦授職。停採辦金銀香貨。欲以弭賊。而賊無悛心。

五月。詔毀身療親疾者。不得旌表。初洪武中。禮部定議。凡人子臥水封股者。不在旌表之列。事見至是。總旗明史兵志。凡千百戶所。衛整女母病。篤到肝煮液。母飲之而愈。禮部特為請。旌帝曰。孝親有道。剖腹到肝。豈可為孝。若因此傷生。則其罪益大。所請不允。

秋七月。京師地震。

交趾自承樂以後。久隸版圖。黎利等竊弄潢池。稱兵犯順。正王誅所必加。雖陳智力政等。敢相尋亦由於將非人耳。宣宗既別

簡重臣統兵進討。而又聽楊士奇等深崖之喻。其時黎利等固能不隨聲附和。正官商決策乃軍行甫出。而君臣相顧已早。為其地息兵之說。廢後王通。相務議和。陳洽柳升相繼。設喪師失律。坐為小醜。所由皆由於廟謀之氣。先後耳。

丙使之職止於供給使令
節令讀書亦不過教之識
字記姓名略解大義而已
尚開書堂聚至四五百人
已不免重視其事且令大
學士翰林等官專以授書
為務尤素職守而襄班聯
若輩因此遂得與外僚日
相習熟實開賓緣交結之
漸實宗於內使傳旨必令

覆奏始行非不留心防制
乃必欲其深通文墨甚至
堂奏批硃悉假內監之手
責不辭其何所取義至正
統初即有司禮秉筆之事
貽害遂不可勝言豈非立
法之不善耶
高煦不過一凶暴無賴之
人又習見成祖以獲得國
遂萌逆志其情事尤與燕
京有差而宣宗亦非惠帝
柔弱可比高煦第乘其新
宜逞心不軌不意宣宗之
竟能決意親征故一聞六
師壓境如震迅雷手足已
無所措則其事半功倍固
勝勢使然若僅命將出師
恐成敗尚未可定且所遣

是歲南京地亦震。

始立內書堂。

洪武中設內官監典簿掌文籍以通書筭小內使為之
又設尙寶監掌玉寶圖書皆僅識字不明其義及永樂
時始令聽選教官入內教習至是開書堂于內府改刑
部主事劉翀為翰林修撰專授小內使書其後大學士
陳山修撰朱祚俱專是職選內使年十歲上下者二三
百人讀書其中後增至四五百人翰林官四人教習以
為常于是內官始通文墨掌章奏照閣票批硃與外庭
交結往來矣

京師地生毛。

長尺餘

詔自今內官內使傳旨必覆奏始行。

屢申諭部科而內官內使之擅傳旨者終不能禁部科
亦不能違也

八月漢王高煦反帝親征。

高煦徙國樂安永樂中高煦有罪自雲南徙封樂安事具前益怨望帝即位

與其黨日夜造軍器籍丁壯為兵破獄出死囚厚養之

集旁近無賴子弟及逋逃賜銀幣編隊甲奪府州縣官

民畜馬立五軍指揮王斌將前軍韋達左軍千戶盛堅右軍知州朱恒後軍高煦自將中軍

四哨指揮韋弘韋興千戶王玉李智領之部署已定授王斌太師朱恒及

長史錢巽尙書盛堅及典仗侯海都督教授錢常侍郎

之薛祿聞命色變甚至向
建臣垂泣其懼無能視
時之李隆相去有
幾李而實宗英斷且楊榮
等之力營親征亦非齊黃
所能及其功效故不可
同日語也

其餘各以差授職遣人約山東都指揮靳榮為助期先
取濟南然後犯闕御史樂安李濬家居變姓名詣京自
其事山東文武軍民頂定等衛所告變者亦踵至高煦
遣親信枚青入京約英國公張輔為內應輔立繫以聞
帝遣中官侯泰賜高煦書泰至高煦盛兵見泰曰靖難
時非我出死力不得至是太宗輕聽讒言削去護衛徒
我樂安仁宗徒以金帛創我今上舉口談祖制吾安能
鬱鬱久居此乎因命泰觀其軍馬兵器曰以此橫行天
下可也爾歸報爾主速執送奸臣然後議吾所欲耳泰
懼不敢言歸亦不以實對越數日高煦所遣百戶陳剛
賁奏至多所指斥索討奸臣以夏原吉為罪首帝遣賜

武侯薛祿

膠人行六軍中呼薛六後實更各祿

祿討之夜召諸大臣入議

原吉免冠謝死罪帝曰卿何為是言彼借卿為兵端耳
休戚與卿共之命諸大臣坐屏左右密語楊榮首勸帝
親征帝難之張輔曰願假臣兵二萬擒獻闕下不足煩
至尊榮曰彼謂陛下新立必不自行故敢爾以天威臨
之事無不濟臣請先驅原吉曰獨不見李景隆已事邪
臣昨見所遣將命下即色變退語臣等泣臨事可知且
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言是
議遂決越三日發京師命鄭王瞻埖襄王瞻塔居守帝
遣馬上顧謂從臣曰卿等度高煦計女出或對曰樂安
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為巢窟或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
必引兵南行帝曰不然濟南雖近攻之未易下聞大軍
至亦不暇攻護衛軍家屬在樂安豈肯舍之而南以朕

計之高煦外強中怯。敢反者以朕年少。新立。眾心未附。又謂朕不能自行。他將來以甘言厚利誘之。黃僥倖成事。今朕來已。瞻落敢出戰乎。至即成擒耳。

帝至樂安。高煦降。遂班師。

高煦初聞薛祿將喜曰。易與耳。及聞帝親征。始懼。其黨有自拔來歸者。帝厚賞之。令還諭其眾。復遣高煦書曰。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成于伍被。今六師壓境。王即出倡謀者。朕與王除過。恩禮如初。不然。一戰成擒。或執王來獻。朕雖欲保全。不可得矣。前鋒至樂安。高煦約請朝出戰。帝聞。令大軍蓐食兼行。駐蹕樂安城北。諸將壁其四門。王斌等乘城舉礮。大軍發神機銃擊之。聲如雷震。諸將請即攻城。帝不許。復再勅諭高煦。又以勅

趙王如果與高煦同惡。自當聲罪加誅。若其未與逆謀。豈可因樂安之事。逞臆猜疑。以傷親誼。建文削藩。釀禍前鑒。非遙况高煦既

矢射城中。諭逆黨禍福。城中多欲執高煦獻者。高煦懼。密遣人請降。願假今夕訣妻子。明日出歸罪。帝許之。其夜高煦焚兵器。及通逆文書。火通夕不息。昧爽。帝移蹕城南。高煦將出城。王斌固止之曰。寧一戰死。無為人所擒。高煦給斌等復入宮。潛從間道出。為官軍所執。帝以廷臣劾章示之。令為書召諸子。同歸京師。改樂安州為武定州。命陽武侯薛祿。兵部尚書張本。字致中。東阿人。留鎮焉。九月。帝還京師。遣使諭趙王高燧。

師還次單橋。即單家橋。注見前。陳山迎謁。請乘勝襲彰德。執趙

王楊榮。以帝意。令楊士奇草勅。士奇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惟兩叔父。有罪者不可赦。無罪者宜厚待之。疑

已就擒有何羽翼其虞必
須敗也乎陳山雖借義移
師而當其月其席安無異
齊黃而僉邪更不可開幸
而宣宗從揚主奇之說而
予保全否則無故相殘不
幾復效建文之滋議耶

李時勉以直言下獄本屬
在宗過舉宣宗設未審所
言何事豈容不加詳察遽
令縛付市曹則其凌以盛
怒禮以嚴威未嘗非監其
無辜故為曲折以顯其寬

則嚴防之使無虞而已何遽加兵傷皇祖在天意乎時
惟楊溥與士奇合請皆入以死諍二人入闈者不納帝
召蹇義義以士奇言白帝移兵事遂罷至京師帝語士
奇曰議者喋喋多言趙王事奈何士奇曰趙王與陛下
最親陛下當保全之無惑羣言帝曰吾亦思之今欲封
羣臣章示王令王自處何如士奇曰得一璽書更善帝
從之乃遣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壽州人尚成祖等奉
書及羣臣所上章至趙趙王大喜已泣曰吾生矣即上
表謝且獻護衛言者頓首自是帝待趙王益厚而薄陳
曰陳山何如人對曰山寡學朕大體帝曰然趙王事幾
為所誤未幾命驛機務專授小內使書張瑛亦出為南
京禮部尚書

廢高煦為庶人

築室西安門內謂之道遙城并其諸子錮之王斌朱恒
等皆伏誅長史李默以嘗諫免死謫口北為民天津山
東諸都督指揮以預謀誅死者六百四十餘人戈邊者
一千五百餘人帝親製東征記備書其事後數年寧王
高煦不從十日帝往視之高煦仰足勾帝仆于地帝命
昇銅缸覆之但重三百餘斤高煦頂負之輒動乃命積炭
于其上燃之逾時火熾
銅鎔高煦死諸子亦死

冬十月釋李時勉于獄復以為翰林侍讀
時勉既下獄至是復有言其得罪先帝者帝震怒命校
尉縛以來又使即斬西市毋入見而時勉已為前校尉
縛至帝遙見罵曰爾觸忤先帝疏何語具數之時勉曰

行直臣之美但其獲罪所
由究非先朝盛德而必使
之於大廷歷數始為嘆息
稱忠將欲形已之長竟不
復為仁宗少留餘地於心
果何以自安且宣宗後此
於陳祚請講大學衍義籍
波連繫郭循極諫工作裏
趙怒射其矢視金瓜揮擊
始無以異又何前後之自
相矛盾耶

臣言諒闇中不宜近妃嬪皇太子不宜遠左右帝聞氣
稍平時勉數至六事止帝令盡陳之對曰臣惶懼不能
悉記帝意益解曰是第難言耳草安在對曰焚之矣帝
太息曰忠臣也立赦之復其官

大雷雨

十一月王通兵至交趾遇賊于應平交趾舊縣屬交州府敗績叅贊

尚書陳洽死之

通未至交趾黎利弟善攻交州府都督陳濬擊却之叅

將馬瑛破賊清威與下石室東關俱交至石室會通兵

亦至遂與之合進次應平之寧橋臨沙諸將言地險惡

恐有伏宜且駐師覘賊通不聽麾兵徑渡人馬行泥淖

中不能成列伏四起軍大潰死者二三萬人通被創走

尚書陳洽陷陳墜馬左右欲扶還洽叱曰吾為國大臣

報國正在今日揮刀殺賊數人自剄死黎利在清化聞

之自將精卒疾馳圍東關通本無將畧一敗卽氣沮陰

遣人許為利乞封不奉朝命擅割清化以南地畀賊令

官吏軍民盡還東關檄至清化知州羅通不從與指揮

打忠攔城拒守利移兵攻之不下既而利犯交州通出

為官以下萬餘級利惶懼欲走諸將請乘勝急擊通猶

豫數日賊得樹柵掘濠塹四出攻掠遂分兵陷昌江都

指揮李任前後三十戰力竭自剄死復攻邱溫邱溫去

廣西憑祥止二宿總兵官顧興祖擁兵不救城遂陷

事俱在明年昌江城在故諒江府南邱溫城在故諒山府北李任永康人

十二月遣安遠侯柳升征黎利黔國公沐晟自雲南引兵

會之。

帝聞王通敗。大駭。乃命升充總兵官。保定伯梁銘

汝陽人。

副之。都督崔聚

懷遠人。

充叅將。尚書李慶

字德孚。

叅贊軍

務。師由廣西赴討。又命沐晟及興安伯徐亨。新寧伯

譚忠。從雲南進兵。敕通固守以俟。又以黃福仍兼交趾

布按二司事。與升等同行。

丁未

三年春正月。南京地震。

命與國海外以商賈。

是年。凡十有六震。

夏四月。晉王濟熿有罪。廢為庶人。

初。濟熿既搆陷濟熿。事具前。幽其父子空室中。蔬食不給。

恭王宮中老嫗。走訴成祖。盡得其搆陷狀。乃命釋濟熿。

封其子美圭為平陽王。昇以恭王故。因濟熿斬不與。仁

宗屢詔諭之。不聽。帝即位。高煦反。濟熿與通謀。其黨至

京。自首寧化王濟煥亦奏其弑母。

事亦見前。

帝遣人察之。皆

實。乃免為庶人。幽之鳳陽。同謀者皆伏誅。

王通許黎利和。介其使上表。

利圍交州久。通閉城不敢出。利益易之。致書請和。上表

謝罪。通欲許之。集眾議。按察使楊時習曰。奉命討賊。與

之和。而擅退師。何以逃罪。通怒。厲聲叱之。眾莫敢言。遂

遣人偕利使至京。進表及方物。

秋七月。

松潘番叛。遣都督同知陳懷

合肥人。

等討之。

松潘衛當發軍。成交趾。將士憚行。千戶錢宏與眾謀。詭

金作贖刑古人欽恤之義
街情有可矜而罪非不放
許其納米弛罪亦未嘗不
可顧宜聽人之自贖豈可
不問其慮與否而強人使

言番叛冀免調都司果罷其役而發軍討番宏潛至番
寨脅以大軍將致討逼取牛馬財物番本不反忽聞大
軍且至衆遂驚走約生番爲亂殺指揮陳傑衆至五萬
人合攻松潘城禁上下四關及諸屯堡又圍威茂疊溪
注見前諸衛所官軍屢戰皆敗帝遣懷與指揮蔣貴字大富江
都合兵討之而臬宏于松潘以徇明年正月官軍連敗
三十餘寨松潘平命懷鎮其地其地

令官吏軍民入米贖罪以自死罪至笞四十分十等納米百石至二石有差納者
贖罪得不死徒流以下皆復用不能納者雖笞杖久繫
不釋徃徃至死後以緡文張純言貧人罪輕者始免追

繫

命都督僉事山雲徐州人鎮廣西

柳慶蠻韋萬黃等糾合獠獠苗種劫掠臨桂唐縣今爲

諸縣鎮遠侯顧興祖坐逮以不救命雲佩征蠻將軍印

充總兵官率官軍討之賊退保山巔壘石于藤俟官軍

至輒斷藤下之莫敢近雲夜束火牛羊角以金鼓驅向

賊賊亟斷藤下木石比明木石且盡衆譟而登斬首萬

餘級賊降雲乃築四城九堡傳舍九十餘區以鎮要害

初士官饋獻帥率受之然卒爲所持雲問府吏鄭牢剛

直召問曰饋可受乎牢曰潔衣被體一污不可復滴將

軍新潔衣也寧可汚乎雲曰彼且疑奈何牢曰黷貨法

當死將軍不畏天子法乃畏土夷邪雲曰善盡却之由是土酋皆服。

九月柳升師次倒馬坡

在鶴陵關南

遇伏死諸軍盡歿

升奉命久俟諸軍集至是始抵隘留關黎利與王通已有成言乃偽為國人書詭稱陳氏有後令其下詣升軍

乞罷兵立陳氏裔升不啟封遣使奏聞趣進兵連破關

隘數十直抵鎮夷關

即鶴陵關永樂中更名

升意殊輕賊郎中史

安

字志靜豐城人

主事陳鏞

字叔振錢塘人

恐賊示弱以誘官軍亟言

于李慶請升持重勿輕進時慶及梁銘皆病甚強起告升都事潘禮

郭人且引寧橋事為戒升不為意前至倒馬坡與百餘騎先馳度橋橋遽壞後隊不得進升陷泥

淖中伏發升中鏢死從者皆歿其父銘卒明日慶亦卒

崔聚整軍至昌江遇賊殊死鬪賊驅象大至陣亂聚為

賊所獲誘之降不屈遂被殺官軍或走或死無一人降

者安鏞禮及主事李宗坊

史無名皆死黃福奔還為守關者力阻之曰公我父母也公不歸我曹豈敢至此利

聞饋白金餼糧以肩輿送出境福至龍州以賊所遺歸

之官

冬十月王通棄交阯與黎利盟而還

通聞柳升敗歿益懼更啗利和教利立陳暠為陳氏後

詭言暠實先陳王順三世孫輒立壇集軍民官吏與利

今訪得之交人欲奉以為後輒立壇集軍民官吏與利

盟誓退師因宴利遺利錦綺利以重寶賂通通為馳上

表即引兵還沐晟軍至水尾聞已議和遂引退賊乘之

晟大敗水尾交阯舊縣屬歸化州接雲

南界

十一月詔赦黎利罷交趾兵悉召文武吏士北還

鴻臚寺進黎利與柳升書越一日王通使以利所奉陳

嵩表亦至詞畧相同帝覽之心知其詐然欲藉此息兵

乃以表示廷臣命集議張輔曰此詐也請益發兵討之

臣期以一年擒賊蹇義夏原吉亦以為不可許而楊士

奇楊榮知帝厭兵且前有欲棄交趾語語具前因力言許

利便帝意遂決廷臣不敢復爭于是遣侍郎李琦羅汝

敬等齎詔撫諭交趾赦除其罪并諭利興滅繼絕意令

具陳氏後人之實以聞敕召王通馬瑛及三司衛所府

州縣官吏盡撤軍民北還詔未至王通已由陸路還廣

西陳智及中官馬騏山壽由水路還欽州官吏軍民得

還者八萬六千餘人為利所獲及拘留者不可勝計交

內屬二十餘年屢叛屢討及棄地罷兵歲省軍興軍

皇子生赦

帝年三十胡皇后未有子而孫貴妃有寵妃鄒平人幼

色帝即位乃陰取宮人子為己子帝以長子生大喜寵

貴妃有加

戊申三年春二月立子祁鎮為皇太子即英宗

皇子生八日羣臣即上表請立為太子皇后亦屢表請

早定國本貴妃佯驚曰后所產自有子吾子敢先后子

邪帝不允貴妃子遂立

立儲非善全之道向已屢論及之若由於臣下由請尤易滋流弊况其未離襁緥者乎乃宣宗皇太子甫八日而羣臣請立太子之疏已紛紛陳有伺趙不及待竟至於此徒知拘古

慕名而不審事體真不足
當一嘆而况其事出揣摩
迎合耶

作帝訓成

凡二十五篇。曰君德。奉天法。祀正家。睦親。仁民。經國。勤政。恭儉。儆戒。由賢。知人。去邪。防微。求賢。祭祀。重農。興學。賞罰。黜陟。郵刑。文治。武備。御夷。藥餌。帝自為之序。復題其後以詔子孫。

三月廢皇后胡氏立貴妃孫氏為皇后。

太子既立。帝以春秋母以子貴。將廢后而立貴妃。召諸大臣言之。楊士奇以為不可。翼日帝獨召士奇至武英殿密論之。士奇曰。皇后今有疾。惟以疾辭位。遂居別宮。則進退有禮。帝俞之。乃令后上表辭位。退居長安宮。賜號靜慈仙師。而册貴妃為皇太后。胡后既廢。張太后常召居清寧宮。至正統八年。乃短蔡金山。大順間。追諡恭讓皇后。金山在宛平縣西北。

宴大臣于西苑。在今西華門。西明彭時賜遊西苑記。西苑在宮垣西。中有太液。周十餘里。池中駕虹梁以通往來。橋東為圓臺。臺上為圓殿。其北即萬歲山。山上有殿亭六七所。最高處廣寒殿也。

帝命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十有八人從遊萬歲山。復賜登御舟。泛太液池。帝指御舟曰。治天下猶此舟矣。利涉大川。卿等之力也。此是時帝方勵精求治。諸大臣亦同心輔政。海內漸臻治平。帝乃傲古。君臣豫遊事。每首歲許百官旬休。選勝宴樂。帝亦時遊西苑。諸學士其從。問民間疾苦。賦詩賡唱。朝野稱盛事云。

夏四月。詔自今官民建言。尚書都御史。給事中。會議以聞。閏月。遣使撫輯河南流民。

工部郎中李新自河南還言。山西饑民流徙南陽諸郡不下十餘萬。官司遣人捕逐。民愈窮困。死亡日多。帝即

遣官撫恤。撥廩振之。

王通陳智等及內官馬騏。山壽俱以棄交阯罪下獄論死。

時議以通棄地擅和。騏恣虐激變罪為最重。然帝皆不

誅。長繫待決而已。顧典祖元被逮亦下獄沐晨為廷臣所劾帝不問封章示之。

五月贈恤交阯死事諸臣。

秋七月以顧佐字禮卿太康人為右都御史。

都御史劉觀雄縣人以貪被黜楊士奇楊榮薦佐廉公有

威尹京師政清弊革帝立擢佐右都御史賜救獎勉佐

視事即奏御史不法及老疾者三十二人朝綱肅然佐

性嚴毅每旦趨朝小憩于外立雙藤戶側百僚皆旋折

避之入內直廬獨處小夾室非議政不與諸司羣坐人

稱顧獨坐云。都察院吏請受隸金私遣隸歸帝密示

官依薄僕馬薪芻資之隸不得遣半歸使出資免役

官得資費隸得歸則水樂以來朝臣皆然即臣亦然帝

歎曰朝臣貧乃如此因怒誦者曰朕方用佐小人輒敢

誣之乃以狀付佐曰汝自治之佐召吏吏恐甚佐曰上

命我治汝汝改行吾當貸

次帝聞謂佐得大體益喜。

八月罷北京行後軍都督府及行部。

初仁宗將還都南京命北京諸司悉稱行在。事見前復設

行後軍都督府及行部至是罷之。諸司行在字至

帝巡邊敗烏梁海之衆于寬河。在今喀喇沁左翼南源出寬山東流會額爾齊斯河

盛京寧遠州帝次石門驛。在遵化州西有鎮聞烏梁海統率部衆萬餘人已

入塞乃留大軍于遵化。遼縣今為州而自率精騎三千人人

謂官自有常祿即或尋易
僕馬所費較多豈可取
給隸人改損清節乃當時
田沿成俗雖以顧佐之廉
公有素亦不免為積習所
移實非大臣潔清自矢之
義官察既知其失又因楊
士奇之言而掩怒由來即
高別定章程以剔除積弊
顧惟付之浩歎姑息因仍
明知而不為之禁則傷廉
崇下之風伊於胡底而成
可政體乎

二騎持十日糧出喜峯口。注見前遇敵于寬河帝親射其

前鋒殪三人分鐵騎為兩翼夾擊之飛矢如雨神機礮

並發烏梁海部眾潰敗人馬死者過半帝親率百餘騎

追奔其眾望見黃龍旗悉下馬羅拜請降明日命諸將

搜山谷獲軍器馬駝不可勝計

冬十月命中官郭敬鎮守大同

武安侯鄭亨久鎮大同治軍嚴肅撫士卒有恩常云大

同我國家後門我死後來者何人幸勿壞我家事也時

內官在邊總兵官畏之惟亨與敬議事無所撓亨卒敬

始縱恣

巳酉四年春正月南京地震

北京是年震者三南京震者七

夏四月命工部尚書黃福平江伯陳直經畧漕運

大臣督漕自此始

詔贖吏不得贖罪

御史王翱字九皋鹽山人言官吏害民蠹政贖犯為甚今官吏

罪無輕重運磚復職是貪贖者幸免廉潔者鮮勸非為

治之道也請自今贖吏坐死但許贖罪不許復官從之

未幾文職有贖罪納米者吏部請降一級用帝曰納米

乃一時之權宜懲貪為立國之大法自今交職官吏犯

贖者悉依律治

六月初設鈔關

洪武定制有商稅而無船稅至是戶部以鈔法不行請
行納鈔例御史羅亨信字用實東莞人等亦言之乃治兩京水

道設關收鈔于是置灤縣濟寧徐州淮安揚州上新河

在南濟野在蘇州九江金沙州在湖廣臨清北新在杭諸鈔

關量舟大小修廣而差其額謂之船料不稅其貨惟臨

清北新則兼收貨稅

冬十月帝製猗蘭操賜大臣

又諭蹇義等曰薦賢為國大臣之道卿等宜勉副朕懷

庚五年春正月少保兼太子少傅戶部尚書夏原吉卒諡忠

原吉與蹇義皆起家太祖時義秉銓政原吉筦度支俱

二十七年時稱蹇夏及是原吉卒贈太師原吉有雅量

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張皇則此中無事

何能應事嘗與同列飲他所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無

下者原吉曰君子不以冥冥墮行其敬慎如此

二月下詔寬卹

帝以春和將下詔寬卹先諭楊士奇欲蠲免災糧寬民

間追償畜馬士奇對曰聖念及此真民生之幸但今當

寬卹者尚不止此因請免積欠薪芻量減官田租額部

符採買當按土宜法司理刑務敦平恕工匠在京者宜

分尸丁之半還家帝悉嘉納命士奇即草勅行之

帝奉皇太后謁長陵獻陵

帝親察鞦騎導太后輦至清河橋清河注見前下馬扶輦畿

民夾道拜觀陵旁老穉皆山呼迎拜太后顧曰百姓戴君以能安之耳皇帝宜重念帝奉太后過農家召老婦問所業賜鈔幣有進蔬食酒漿者太后取嘗之以與帝曰此回家味也皇帝宜知之扈從臣張輔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見太后于行殿太后慰勞之帝還見道中耕者取其秣三推顧侍臣曰朕三推已不勝勞况常事此乎賜之鈔凡所過農家皆賜之

夏五月擢郎中况鍾字伯律靖安人等九人為知府賜勅遣之帝以知府多循資格不稱任會雄劇地九郡缺守命大臣舉京官廉能者用之乃擢鍾知蘇州及郎中趙豫字定素安肅人知莫愚臨桂人羅以禮相陽人員外郎陳本深有

寡強不鋤則不足以安良
扶弱與利除害惟貴循吏
能為之至於慈祥愷悌僅
可論其宅心而果決剛明
公當濟以蒞事能吏循吏
雖有兩稱究歸一轍也必
以豫為勝鍾豈知治體者
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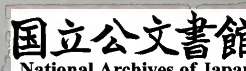
源郵人 邵旻知武昌 馬儀知杭州二人 御史何文淵字巨

川廣昌人 陳鼎新興人 等皆賜勅俾馳驛之任其冬復用薛黃等二十九人亦如之後鍾等皆著聲績有居官

至一二十年者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一時蒸蒸日上蘇松隣郡况鍾在蘇州其為政務鋤豪強植良弱與焉利除害不遺餘力民有祝太守民父母之歌趙豫在松江一意拊循與民休息在職十五年尤以愷悌稱及去老穉攀轅留一履以誌遺愛持論謂鍾為能吏而豫為循吏云

六月遷開平衛于獨石即今獨石城在宣化府赤城縣東北獨石口南本元雲州地明移開平衛于此今設副將同知駐防

洪武初設開平衛置八驛東接大寧古北口西接獨石永樂間大寧既棄開平勢孤至是遂徙開平衛于獨石



棄地三百里盡失龍岡灤河注俱見前之險邊備益虛

遣使捕畿內蝗

諭戶部曰往年捕蝗之使害民不減于蝗宜知此弊因作捕蝗詩示之

秋八月己巳朔日食

陰雨不見禮部請表賀不許

命工部尚書黃福總理畿南山東河南淮北屯田尋罷

福上言永樂間營建北京南征交趾北伐沙漠資用未

嘗缺乏比國無大費而資用僅給即不幸有水旱征調

何以濟之臣請役操備營繕軍士萬人于濟寧以北衛

輝真定以東緣河屯種歲可得米一百萬石帝善之遣

郎中趙新等經理福總其事兵部尚書張本言軍民各

有常業若復分營田役未免勞擾事遂不行

九月以周忱為工部侍郎巡撫南畿

帝以天下財賦多不理而江南尤甚思得才力大臣往

釐之乃用大臣薦擢忱巡撫南畿兼督稅糧許便宜行

事忱浮沉郎署幾二十年稍遷越府長史及是以楊榮薦遂被擢用忱至即召父老訪

悉通稅故設法以次理之時蘇州逋賦最多積至八而

賦額亦較他府獨重官民田租共二百七十餘萬石而

官田乃至二百六十二萬石民不能堪帝屢詔減之忱

與知府况鍾曲算累月減至七十二萬餘石他府亦以

次減民困獲甦先是胡榮為巡撫用法嚴忱一切治以簡易凡告訐輒不省或面訐忱公不及

厲仇巡撫南畿如與水利
減浮糧設倉濟農一切實
心措善政頗多誠非苟
且塗飾者所可及若其言
言不省一事則不得謂之
無失蓋多事固虞其擾民
而刁健必宜於懲治况南
入好訟自昔已然誠能處
置一二以警其餘庶奸徒
知所斂跡若一既置之不
問則小人益無所顧忌勢
必聞風競起案牘日滋於
民又何利乎至忱繼胡繁
之後寬猛相濟張弛因乎
其時欲為簡易以便民未
嘗不可但因人而評而以
勅旨為解則殊碍於理豈
知除害安民本非二事法

高言清淨而務為姑息養
奸又安能盡撫綏之實耶

徵行至臣下私居惟未太
祖之於趙普曾一行之其
意或在於陰行伺察然已
不可為訓若宣宗果思士
奇一言何難宣召入對而
必以昏暮降臨乎迨後武

胡卿忱笑曰胡卿勅旨在驅除民害朝廷命我但云撫
安軍民委寄正不問時及在江南既久與吏民相習若
家人父子每行村落屏去騶從與農夫餉婦相對從容
問疾苦為之商畧處置其馭下雖卑官冗吏悉開心訪
納遇長吏有能者則推誠與容書務盡其長故事無不
舉善相視水利督濬崑山嘉定諸浦時以匹馬往來江
上見者不知為巡撫也始與忱同命者北畿山東曹弘
湖廣吳政由員外郎江西趙新浙江趙倫山郎中河南
山西手謙由御史皆擢侍郎為巡撫而忱與謙
任最久以績亦最著于謙字廷益錢塘人閱武而還

十二月兩京地震

北京震者一南京震者四

辛亥六年春三月命考察外官自布政按察二司始

夏六月命黎利權署安南國事

二年夏李琦還自交陞黎利遣使奉表謝恩詭言陳曷

物故陳氏子孫已絕國人推利守其國以俟朝命帝知
陳氏即有後利亦必不言然以封利無名復遣使齎勅
諭利及其國人令遍訪陳氏之子孫并盡還官吏軍民
及兵器之留其國者利亦再遣使奉表并具頭目耆老
奏堅言陳氏無後仍為利乞封帝乃遣禮部侍郎章倣
字尚文齎勅命利權署安南國事利雖受朝命其居國
則稱帝紀元順天建
會稽人交州府為東都清華府為西都分十三道各設
承政憲察及總兵使司其制度多僭擬中國云

秋七月帝微行

漏下十二刻帝從四騎幸楊士奇宅士奇倉皇出迎頓
首曰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帝曰朕思卿一
言故來耳越數日帝遣內官問士奇微行有何不可對

崇璽為故事遂乃馳騁自
如官府大同盤遊不反皆
宜宗貽謀之不善有以啓
之耳

轉漕之法明季屢更迄無
其策蓋輸將雖閭閻之職
而飛輓則其苦之在官若
令里老承值富戶充當即
使全無苛擾而當賦外已
多一力役之征後雖改為
支運而尚令民運至中途
及陳瑄等議行兌運似平
斟酌變通然不以收納賈
之有司交兌歸之水火仍
令軍民私相授受且兌運
與支運參行法不歸於盡

一民間益無所適從弱
不均弊端百出非恤民之
善政也

曰陛下尊居九重幽隱豈能遍洽萬一寃夫怨卒窺間
竊發誠不可不慮後旬餘獲二盜如士奇言帝語士奇
曰今而後知卿之愛朕也

冬十月令官軍兌運民糧

北京初建水陸轉漕皆用民運會通河既開陳瑄改用
官軍支運遣淺船三千餘船分遣官軍就近既而官軍

多所調遣仍用民運道遠數違期會黃福與瑄董理漕
事福請復支運法在四年令江西湖廣浙江江南北諸郡

民轉粟于淮徐臨清各倉而令官軍接運至京至是瑄
上言民運糧諸倉往反經年失悞農業若令民兌與附
近衛所官軍運載至京量給耗米及道里費則軍民交

便帝命黃福等議行之謂之兌運又命廷臣議定則例

耗米以地遠近為差民有運至淮安兌軍者耗減十之
四如兌運不盡仍令民自運至倉其不願兌者聽其自
運兌運與支運參行軍既加耗又給輕齎銀為洪閘謂

呂二洪及會盤撥費且得附載他物皆樂從而民亦以
遠運為艱由是兌運多而支運者少矣

十二月中官袁琦有罪伏誅

琦自幼侍帝恃恩縱肆擅遣內官內使假採辦名虐取
官民財物事覺下錦衣衛獄籍其家金寶千萬計服用
僭侈非法遂磔琦併戮其黨十餘人仍命都察院榜琦
罪示天下

太子少保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卒諡文靖

幼孜病革。家人囑請身後恩。幼孜曰。此君子所恥。不聽。及卒。贈少保。

壬子七年春正月辛酉朔日食。

賜中官金英。范洪交趾人免死詔。

三月復下詔寬卹。

帝召楊士奇論曰。郵民詔下已久。今更有可郵者乎。士奇因請撫流民。減稅課。察貪吏。薦賢能。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按二司。各舉所知。備方面郡守選。軍民中有文學。勇畧者。羣臣察舉。以聞。極刑家子孫皆得仕進。帝從之。夏六月。修天下府州縣倉。巡察湖廣御史朱鑑言。洪武年間。府州縣四鄉皆置倉。

積穀多者萬餘石。少者四五千石。倉設老人監之。富民守之。遇水旱。以貸貧民。今皆廢毀。宜遵舊制。俾旱澇有資。從之。

作官箴戒百官。

凡三十五篇。

秋七月。揭幽風圖于殿壁。

帝閱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幽風圖。賦詩一章。命侍臣書于圖右。而揭諸便殿之壁。嘗夏日午朝。退語侍臣曰。天氣向炎。正農夫耕耘時也。因咏聶夷中鋤禾日當午句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農人。

八月。宥誹謗者罪。

宣宗子敢至禁門呼訕國
有常刑自當執付法司按

此處已見其漸矣

酒賞乃馭下大權免死之
旁賜諸功臣尚且不可盡
執法則有反汗之虞而曲
賞易啓扞綱之弊仁義之
施且由此而交困矣至金
與等本宮中小豎並未問
稍著微勞有何動績足錄
竟至詔書若死且從而褒
美之乎不知闔室輩小人
難養若控馭得宜尚謹守
不敢干犯少不檢察則蕩
佚者有之况假以護符縱
之玩紀出惡乎明宗罷任
重官之弊至宣宗而大變

律以治初無庸好異矜奇也執至帝前已爲非禮呼仍不已則罪更無可寬宣宗乃比之設謗木以來諫釋而不誅擬既不倫宥尤過縱皆好古而不衷於道之失也

有男子大呼西華門外語涉訕誹守門者執至帝前呼仍不已羣臣請下法司帝曰聖人之世設誹謗木以來諫者此人寧可罪邪其釋之

置蘇州府濟農倉

故時公侯祿米軍官月俸皆蘇松民輸南京戶部給之石加米六斗周忱請就給蘇松止與船價米一斗餘存米共四十萬石并官鈔平糴米時江南大稔忱奉詔命諸州縣以官鈔平糴其得七十五萬石有奇置倉貯之又每歲民糧起運羨餘存貯在倉者日餘米皆書諸冊而官掌之貧民借貸及糴運風漂盜奪者皆資給焉秋成抵數還官忱與况鍾定條約以聞帝悉允行名其倉爲濟農久之歲有餘

羨貧民不能償者多不追取忱在任二十年百姓不知

凶荒兩稅未嘗逋負後之巡撫江南者莫及焉

癸丑八年春三月賜曹鼎字萬鍾寧晉人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鼎初由鄉舉授訓導願就別職改秦和縣注見前典史七年督工匠至京疏乞入試復中順天鄉試及是舉進士

一甲第一賜宴禮部進士宴禮部自鼎始

秋閏八月西域貢麒麟

景星見

禮官請表賀不許

甲寅九年秋八月衛拉特托歡襲殺韃靼阿魯台于穆納山

在今烏喇特旗西舊作毋納山今改

托歡遣使來告。且獻玉璽。帝賜勅曰。王殺阿魯台。見王克復世仇。甚善。顧王言玉璽傳世久近。殊不在此。王得之。王用之可也。賜遣之。阿魯台子諤博爾濟延舊作阿只俺

今來歸

九月。帝巡邊。至洗馬林。還。

諸將言衛拉特獵所。去洗馬林不遠。襲之。可大克也。帝召問楊榮。榮對曰。陛下屢遣人招諭。命其近邊獵牧。故感恩而來。若擊之。是前敕誘之矣。且彼聞上至。必先遁。雖擊何益。徒失戎心耳。乃止。

冬。十月。松潘番叛。都督僉事方政討平之。

松潘諸族。

明史土司傳。松潘衛。領古藏。先結等十八族。長官司。及空郎。龍溪諸寨。

方輿紀要。松潘衛。南歸化。關左。有龍溪諸番寨。

番叛。帝屢命陳懷討之。寇如

故。乃召懷歸。命政與都督蔣貴討之。政至。榜諭禍福。茂諸番悉降。惟松潘猶梗化。政等連破三十餘寨。寇平。遂留政鎮守松潘。

乙卯

十年。春。正月。帝崩。太子祁鎮卽位。

是爲英宗。

遣詔國家重事。白皇太后行。時太子方九齡。外廷傳言。太后取金符入內。欲召立襄王楊士奇。楊榮率百官入臨。請見太子。太后卽至乾清宮。攜太子泣曰。此新天子也。士奇等伏謁。呼萬歲。浮議乃息。

罷金銀硃砂銅鐵坑冶。免其課。

減稅鈔。

印比

明宣宗皇帝

悉如洪武舊額

少師兼吏部尚書蹇義卒。諡忠定。

義歷事六朝凡五十年。及是卒。贈太師。義與夏原吉聲譽相埒。朝議推

義善謀。原吉善斷。有古大臣風烈。而義尤厚重質實。善處僚友間。未嘗一語傷物。至議典法。不苟為包容。上前

所言。退不敢以語人。

罷去。布政司鎮守中官。

其守備南京。鎮守諸邊。收糧徐州。臨清。巡鹽淮浙者。如故。

加戶部尚書黃福少保。叅贊南京機務。

留都文臣叅機務自福始。時襄城伯李隆守備南京。福以叅贊。嘗坐隆側。然隆爵。福

禮甚恭。公退即推福上坐。福亦不辭。福遇事先籌定。付隆。隆悉從之。由是政肅民安。遠近悅服。

二月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

左右有請垂簾聽政者。太后曰。毋壞我祖宗法。第罷不

急務。斥宮中玩好之物。時時勗帝嚮學而已。朝廷大政

羣臣白太后。太后令悉送內閣。侯楊士奇等議決。然後

行。太后兄彭城伯景。都督昇。惟令朝朔望。毋得與聞國

政。昇素賢。士奇等請加委任。太后終不許。

尊皇后為皇太后。

封弟祁鈺。宣宗次子。賢。為郕王。

封平陽王。美圭為晉王。

晉自濟熾廢後。不立王者已八年。至是以美圭紹封。

以禮部尚書楊溥復入內閣預機務。

中官。唐世亂。軍弊。可徵。即議撤除。于初政誠為有益。但收糧巡鹽諸務。均係民生國計。亦非可委。江中。消至南京。守備諸邊。鎮守更儼然。叅與軍謀。其視各布政司。權密尤重。正當首行議罷。爾時三楊輔政。不思永靖根株。乃復聯

中官。唐世亂。軍弊。可徵。即議撤除。于初政誠為有益。但收糧巡鹽諸務。均係民生國計。亦非可委。江中。消至南京。守備諸邊。鎮守更儼然。叅與軍謀。其視各布政司。權密尤重。正當首行議罷。爾時三楊輔政。不思永靖根株。乃復聯

溥自四年秋。母喪起復。至是與楊士奇等復同直內閣。
三月。放教坊司樂工。
凡三千八百餘人。

江西盜作亂。僉事彭森等討平之。

時連年水旱。有司不能振卹。大盤山。在撫州府樂安縣西北。山延袤數十

里。跨新淦。永豐二縣界。賊曾子良等為亂。眾至三萬。屢撫不服。森

與吉安知府陳本深率官軍民壯討之。本深以計擒斬子良。餘眾潰散。

詔死罪必三覆奏。

以元儒吳澄從祀孔子廟庭。

夏五月。詔自今初任者不得除風憲官。

六月葬景陵。在天壽山東。長陵之北。

謚曰章皇帝。廟號宣宗。

明史贊曰。宣宗即位以後。更稱其職。政得其平。綱紀修。治平之象矣。若乃強藩猝起。旋即削平。掃蕩邊塵。狡寇震懾。帝之英姿。睿慮。庶幾克繩祖武者歟。

秋七月。太白經天。

九月。詔四方毋進祥瑞。

龍州宣撫司。此四川龍州。今龍安府是。以瑞麥獻。有一莖六穗。七穗

一者。詔曰。今旱蝗相望。獨一方稱瑞。如天下饑民。何自今

一有若此類者。毋獻。

釋御史陳祚。字永錫。吳人。主事郭循。字循初。廬陵人。于獄。復其官。

宣德間。祚請講大學衍義。帝怒曰。祚以朕為未讀大學

已稱知教城庚宗幼年踐
帝政在三楊益當整齊官
府使宦豎有所顧忌而少
主亦不致抑近宵人况以
太后委寄之專計從言聽
王振雖為英宗所寵而冲
齡指命並非不可挽回即
振權任未重亦非有不可
拔之勢又何難密啓東朝
力加裁制乃三楊不早為
防微杜漸輔導之職所闕

至振前府可禮即欲
不能力持守正士奇徒
臨國家不出於事何使
非太后之閣得以少過因
邪則振之戮辱廷臣擅行
威福又何待八年以後乎
英宗信用奸璫其失固不
待言而養成巨患致貽禍
國家於三楊誠不能無責
也

邪薄朕至此不可不誅命籍其家逮其親屬同下錦衣
獄婦女發浣衣局時拓西內皇城修離宮別館循為刑
部主事極諫帝怒命褻以璽至大內親詰之循對不屈
帝益怒手射之亦下錦衣獄至是皆赦復職

以王振蔚州人掌司禮監明史百官志內官十二監司禮監有提督掌印秉筆隨堂各太監為

內官最要職

振狡黠多智事仁宗于東宮宣德初寢用事帝為太子

朝夕侍左右及即位命掌司禮監寵任之太后嘗遣振至內閣問事

楊士奇擬議未下振輒施可否士奇愠三日不出太后問故揚榮以實對太后怒鞭振仍令士奇所謝罪且

戒日再爾必殺無赦自是間數日太后必遣使至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議如何施行令其帖以聞

冬十月詔天下衛所皆立學

十一月戊辰朔日食

命楊士奇楊榮楊溥議臣民章奏

太皇太后委任三人三人同心輔政士奇有學行通達

國體榮謀而能斷溥有雅操淳謹小心每議事士奇引

古義榮出一言決之諸大臣爭可否或有違言溥舍已

從人畧無繫吝時論賢之號三楊以居第曰士奇曰西

書郡望曰南郡

阿爾台寇甘肅總兵官陳懋擊敗之

阿爾台既死其所立阿爾台王子及所部多爾濟巴勒

等為托克托布哈舊作托都所窘竄額齊訥外為納款

而數寇甘涼至是陳懋連敗之追至蘇武山在涼州府

南山右有館而還托克托布哈者元後衛拉特托歡既武廟因名而還殺阿魯台欲自立為汗衆不可乃立托克托布哈而奉之實不承其號令也

英宗皇帝

丙辰 正統元年春正月發京軍屯田畿輔

楊士奇言國家歲用糧儲皆自東南轉運軍民勞苦今京軍操練外餘卒尙多宜令于北京八府屯田可省南方轉運之費從之

三月始御經筵

楊士奇楊榮楊溥請開經筵并擇老成重厚識達大體者數人以供侍講之職太皇太后然之命士奇榮溥及侍講學士王直字行儉等為經筵官每十日會講

殿宜德前儒臣進講無定口亦無定所至是定于文華殿以月之初二十二二十二日為講期

仍令講讀官四人入講經史

夏五月始置提督學校官

南京戶部尚書黃通言比來生員學藝疎淺宜令布政

按察二司遍歷考試庶得真才于是兩畿及十三布政

司各置提督學校官一員兩畿以御史十三布政司以

按察司僉事著為令

秋七月復聖賢後裔

一令有司訪求南宋衍聖公孔端友從高宗南渡居衢州事具前及宋

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司馬光朱熹後裔蠲其徭役嗣墓

傾圮者修之

兩畿山東河南陝西湖廣廣東大水

八月始徵金花銀入內承運庫

初州縣歲賦有折銀者俱送南京供武臣俸祿及北京
既建各衛官支俸南京道遠費多所餘無幾至是副都

御史周銓請于直省不通舟楫之州縣折收白金布絹

赴京充俸巡撫江西侍郎趙新亦為言帝問尚書胡濙

字源潔武進人濙言太祖時嘗行之民以為便

洪武中天下稅糧許民以銀鈔代輸于是謂米麥為本

色諸折鈔者謂之折色乃倣洪武制米一石折銀二錢

五分麥亦如之南畿及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

共折銀百餘萬兩不送南京盡解內承運庫謂之金花

銀除給放武臣俸餘專供內用其後槩行于天下白起

運兌軍外糧四石折銀一兩解京以為永例由是諸方

賦入折銀者幾半而倉粟之積漸少矣

九月封黎利子麟為安南國王

初利死以其子麟權知國事至是帝以陳氏宗支既絕

麟事朝廷甚恭遂遣使齎勅印往封之

冬十一月詔廷臣舉堪任御史知縣者各一人

十二月下兵部尚書王驥

字尚德于獄尋釋之

王振初用事欲令朝臣畏已會驥議邊事五日未奏振

教帝召驥面責之口卿等欺朕年幼邪遂執驥及右侍

郎鄭埜

字孟質下獄尋釋之未幾右都御史陳智劾張

輔回奏稽延并劾科道不舉奏帝釋輔不問杖御史給

事中各二十。自是言官承振風指。屢撫大臣過。自公侯駙馬伯及尚書都御史以下。無不被劾。或下獄。或荷校。甚至譴謫。殆無虛歲。

丁二年春正月。太皇太后召見大臣于便殿。

太后御便殿。帝西面立。后傍召張輔。揚士奇。楊榮。楊溥。

胡濙入見。五人東面稍下立。太后諭曰。卿等老臣。嗣君

幼。幸同心共安社稷。又召溥前日。先帝念卿忠。屢形愁

嘆。不意今復得見。卿溥泣。太后亦泣。左右皆悲。始仁

太子時被讒。宮僚多下獄。溥及黃淮一繫。年屢瀕死。仁宗解于宮中。言及東宮時事。慘然泣下。以故太后

言。太后又顧帝曰。此五臣先帝簡任。俾輔後人。皇帝萬

幾宜與五臣共計。有頃。宣王振至。太后頓息曰。汝待皇

太后既對諸大臣數
責王振且以刃加振頸不

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汝死。時女官羅佩刀劍侍。遂以刃加振頸。帝跪為振請。五臣皆跪。太后曰。皇帝年幼。豈知此輩。自古誤人國家。我聽帝暨諸大臣留振。此後不得令干國事也。振故心憚太后。自此稍斂戢。已而太后病遂跋扈不可制矣。

夏五月遣王驥經理甘肅邊務

韃靼阿爾台及多爾濟巴勒。數寇甘涼。邊將失利。帝命

驥往。許便宜行事。先是都督蔣貴追敵魚海子。在今涼

番縣東北。即白亭。將及之。都指揮安敬以前無水草。遂

引軍還。巡撫甘肅都御史曹翼奏之。帝命驥責貴狀。并

戮敬。驥秘之。疾馳至軍。大會諸將。問往時魚海子先退

者為誰。僉曰安敬乃。卽縛敬斬軍門。責貴曰。汝大將亦當死。姑貸汝。立功自贖。諸將皆股慄。莫敢仰視。于是校閱將士。分兵畫地。使各自防禦。邊境肅然。尋還報命。會阿爾台復入寇。帝命驥帥都督任禮字尚義。臨漳人。蔣貴擊之。驥遣貴為前鋒。而自與禮統大軍繼進。戒貴曰。不捷無相見也。貴擊敵石城。在甘州府邊外。故居延城北。走之。驥及禮復敗之。胡桐林。與下多喇溝。黑泉。俱在額齊納地。按胡桐。木出下流者。俗名胡桐淚。可以釘金銀。卽此。舊訛作梧桐林。非是。又及之多喇溝。舊作刀力溝。今改。窮追至黑泉。而還是役。官軍出漠干餘里。諸將左右夾擊。殲敵幾盡。先後獲其部長百五十人。阿爾台多爾濟巴勤皆遠遁。尋為托克托布哈所殺。

詔旌出穀振荒者為義民。復其家。

六月。以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孔子廟庭。

秋九月。以指揮僉事楊洪字宗道。六合人。守備獨石。

洪初副李謙守備赤城。獨石。謙老而怯。與洪不相能。洪嘗勵將士殺敵。謙笑曰。徒殺吾人耳。敬可盡乎。御史張

鵬劾罷謙。遂以洪代。洪紀律嚴明。烽埃修飾。數與烏梁

海戰。斬其酋。威名聞嶺北。稱楊王。

戊午三年春二月。京師地震。

夏四月。設大同馬市。

與衛拉特互市也。

六月旱。錄囚。

秋陝西饑。

令雜犯死罪以下。輸銀贖罪。送邊吏易米振之。
冬十一月。逮天下逋逃工匠四千餘人。

宣德間徵天下軍民工匠。多所興造。帝卽位。悉罷之。未幾建宮殿。修九門。改造五府。六部諸司公署。又建京城內外諸佛寺。工役繁興。匠多逃者。二年二月以後。已逮六千餘人。至是又逮四千二百餘人。後又逮萬人。逮至者皆桎梏。赴工。六年夏。以盛暑始脫桎梏。

已未四年春三月。遼王貴烺簡王植長子有罪。廢為庶人。貴烺杖殺長史。管荊州知府。為撫按官所劾。帝亦聞其內亂。召訊其伏。廢為庶人。已封其弟貴煖為遼王。

五月京師大雨水溢。

壞官廨民居三千三百餘區。貧民露宿。長安街皆滿。

六月彗星見。

長丈餘。五十四日乃滅。

京師地震。八月又震。

庚申五年春正月。少保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卒。

福歷事六朝。多所建白。安南貢使入朝。或指福問曰。識此大人否。對曰。南交草木。亦知公名。安得不識其卒也。贈諡不及。士論惜之。成化初贈大保。諡忠宣。

二月。以翰林院侍講學士曹愉字性和。臨朐人。待講。曹鼐入內閣預機務。

世宗謂當擇後生可任者
一言而釋振意其計慮誠
高於士奇然亦不過善自
為謀耳若云進賢以輔政
則不然夫以三楊同心
政府老成之望閱歷之久
併力以圖尚於好端不能
絲毫貶損後之資新望遠
者又安冀其與之相抗耶

王振至內閣語楊士奇楊榮曰朝廷事久勞公等公等皆高年倦矣當若何士奇曰老臣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不然吾輩衰殘無以効力當擇後生可任者報聖恩耳振喜而退士奇咎榮榮曰彼屨吾輩矣一旦內中出片紙令某人入閣且奈何及此時進一二賢者同心輔政尚可為也士奇以為然翌日列愉龍及侍講學士苗衷字秉彛侍講高穀字世用揚州興化人名以進四人皆帝初薦等所愉龍遂先被擢用

夏六月兩畿山東河南浙江江西大水江河皆溢

陝西大雨雹

度僧道二萬餘人

王振喜釋道每歲必一度之是年五月以前已度二萬一千人至是又度前後共二萬二千三百餘人黃冠緇服布滿街市僧道之多莫逾于此

秋七月遣侍郎何文淵等分行天下修荒政

從楊士奇請也時太皇太后專以養民為務每四方水旱振濟動億萬計蠲免災糧或數百萬石閭閻安樂雖災不為害迨王振用事悉反初政惟蠲租振荒尚仍之不改云

少師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卒諡文敏

榮歸省墓北還至杭州卒贈太師授世襲都指揮使

楊行祥之事。然識者或以為疑。然不知遼國之說本屬荒唐。當時謬說流傳。既久。民間遂信以為真。且其去革除時年。代漸遠。禁漸弛。行祥習聞其說。希圖貪賈。遂假其名。辨以為僥倖之謀。觀所稱年齒之不相符。合其為無知妄造情狀。昭然此與漢時冒衛太子。猶車詣闕事正同一律。

吳國所改。疑乎乃後來附會。或以為迎歸大內。或以為沒葬。而山耳食傳說。紛紛無據。真得癡人說。

榮歷事四朝。謀而能斷。成祖初。與解縉等七人同入閣。榮年少。最警敏。一日。寧夏報被圍。成祖示以奏。榮口。寧夏城堅。人皆習戰。奏上已十餘日。圍解矣。夜半。奏至。圍果解。成祖與諸大臣議事未決。或至發怒。榮至。輒露成事。亦隨決。李時勉。夏原吉。皆以榮言得無死。或謂榮處國家大事。隨機應變。不愧唐姚崇。而不拘小節。亦頗類之。

冬十一月。河南僧楊行祥。詐稱建文帝。下錦衣衛獄。尋死。有僧年九十餘。由雲南至廣西。自稱建文皇帝。詣思恩府。上官知府岑瑛。執送總兵官柳溥。升之械至京。會官鞫之。紀事本末云。僧稱年九十餘。且死。思葬祖父陵旁。耳。御史言。建文君生洪武十年。距正統五年。當得九十四歲。何僧乃言其姓名為楊行祥。河南鈞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為僧。歷遊兩京。雲南。貴州。至廣西。帝令錦衣衛鋼禁之。四踰日。死。從者十二人。皆戍邊。楊行祥事

見正統實錄。記載家。或附會傳訛。或牽合失據。舊史例。議辨之。甚悉。今故于諸說皆不取。

辛酉六年春正月。己亥。勅欽天監言。日食不應。

禮官請表賀。不許。

以蔣貴為平蠻將軍。王驥總督軍務。討麓川蠻。

洪武中。麓川平緬宣慰司思倫發。思倫發。本平緬酋。既內屬。太祖命兼統麓

川之地。為麓川平緬宣慰司。事見前。為其頭目。刀幹孟所逐。赴京陳訴。事亦

見前。太祖仍命為宣慰。回居麓川。已分其地。設府三。曰孟

養。蠻名。香栢城。元雲遠路。明初為土木邦。蠻名孟邦。元

府。後陞宣慰司。今為孟良土司地。木邦。木邦路。明初

為土府。後陞宣慰司。今仍為木邦。孟定。蠻名景麻甸。元

土司。在孟定。耿馬。二土司界外。孟定。孟定路。明為禦

夷府。今仍為土。隸雲南。長官司四。曰潞江。蠻名怒江。甸

府。屬永昌府。今司屬騰越州。大候。蠻名孟祐。後陞

今司屬。千崖。蠻名千賴。後陞宣。雲州。今州屬順

明英宗皇帝

寧今仍為土州屬永昌府。隸金齒明設金齒衛。久

之思倫發死。其子思任發襲職。築熙喜兵。會孟養木邦

與緬甸相仇殺。思任發乘機侵據之。遂欲盡復其父故

所失地。稱兵擾南甸。注見前。突于崖。進陷騰衝。注亦見前。屢詔

撫諭。不受命。黔國公沐晟請發兵進剿。帝命都督方政

會晟及其弟昂其討之。事在四年。政與晟不協。思任發佯言

緩師。晟遠信之。政欲出戰。晟不可。獨引兵至上江。即龍

源。出騰越州徼外。流經麓川。為麓川江。下流入大盈。全

軍皆歿。政敗賊高黎共山下。乘勝深入。援師不至。賊出象陳。衝擊政死。一軍鐵焉。事聞朝廷

切責晟。晟懼罪。暴卒。敕昂代統其軍。久亦無功。昂畏賊

久之。至芒市。賊驅遇賊敗。還引還。已而賊據者。意昂思任

發由是愈橫。既乃遣其頭目以象馬金銀來修貢。且請

罪。帝用楊士奇言。降勅許赦其罪。侍郎何文淵亦請罷

兵。遣官招諭。命下廷臣議。皆如文淵言。而王振方用事。

欲示威四夷。先已召還甘肅總兵官蔣貴等。使待命。尚

書王驥。揣知振意。力主用兵。振大悅。遂紿廷議。以貴為

平蠻將軍。都督李安。劉聚。為副。驥總督軍務。大發東南

諸道兵十五萬人。往討麓川。侍講劉球。字廷振。安福人。上疏諫

不聽。球言。思任發僻居南徼。素本羈縻。以邊將失馭。致

德也。乃詔旨甫下。忽大舉興師。今南方水旱相仍。軍民

交困。若復動衆。紛擾為憂。且衛拉特世為邊患。近雖稍

抑。部曲尚強。今乃移甘肅守將。以事南征。卒然有警。何

以為禦。臣望陛下急罷麓川之師。專備西北。羣下兵部

成命。寢之。

三月下巡撫侍郎于謙于獄既而釋之。

謙巡撫山西河南十二年威惠大行每入京無私謁王

振銜之謙以在外久乞召還薦參政王來原之孫原

貞名稱以字自代右通政李錫阿振指劾謙以久任不

遷怨望擅舉人自代會謙來朝遂下法司論死繫獄三

月得釋左遷大理少卿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留

謙者以千數乃命復原官時山東陝西流民就食河南

夏五月太白經天慶一府積粟賑之又奏命布政司撫

遣使錄囚集其衆授田給牛耕種流民以安

秋九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乾清坤寧二宮成

永樂中官闕未備三殿成而復災以奉天門為正朝至

是宮殿成宴百官故事中官不與外廷宴是日帝遣使

在宮中呼振先生而不名使至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

王我獨不可一坐邪使復命帝感然命開東華中門召

門外振始悅冬十月進蘇州知府况鍾吉安知府陳本深秩正三品

鍾本深治行為天下最秩滿九載當遷部民乞留詔予

正三品仍視府事鍾先以丁憂當去部民詣闕請留詔

鍾雖起刀筆吏然重學校禮文儒及卒士民聚哭立祠

祀之本深守吉安十八年政化太行民恥爭訟一日升

堂聞鼓樂聲問知解前民嫁女本深笑曰我來時乳下

兒也今且嫁我尚留此邪遂請老去郡人肖像以祀

十二月王驥等克麓川思任發走孟養

驥至雲南部署諸將分三道進取右叅將再保由東路

趨孟定驥與蔣貴由中路趨上江副總兵劉聚自下江

夾象石在騰越州東龍川江東岸合攻上江賊重地立

寨堅守攻之不克會大風官軍縱火焚柵斬首五萬餘

級遂拔其寨由夾象石渡下江通高黎共山道至騰衝

長驅抵木籠山在永昌府芒市上司南連破七寨進搗賊巢即麓川城

城在山上山陡峻深塹環之其東南一面傍江壁立賊從間道潛師出大軍後驥

戒軍中無動而令都指揮方瑛政之子突入賊寨斬首數

百又誘敗其象陳會冉保亦由東路破諸蠻寨以兵來

集驥令截守西峩渡在芒市司南路通本邦而分遣諸將四面環

攻西風大作復縱火賊死者不可勝計思任發攜二子

走孟養驥留兵守之而還捷聞進貴罰定西侯驥封靖遠伯餘遷賞有差惟副總兵

李安以攻餘賊敗績下獄論死

壬戌七年夏四月兩畿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旱蝗

五月立皇后錢氏海州人

后族單微帝欲封后父貴為侯后輒遜謝故后家獨無

封

六月遣戶部侍郎焦宏備倭

倭屢入寇命宏整飭浙江備倭事兼理蘇松福建

冬十月太皇太后張氏崩諡誠孝

太皇太后大漸命中官問楊士奇楊溥國家尙有何大

事未舉士奇舉三事其一言建文君雖亡曾臨御四年

當修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其二言太宗詔有收方孝儒

事無過於此者士奇當不以爲隱憂即誠孝太后亦未嘗不慮其貽害故爾倉猝垂詢諸臣如果忠於爲國當思此事

機難得一去而不可復挽
卽宜列王振罪惡舉入
告以請速除凶孽或冀其
萬一得行猶可有裨國政
若建文君臣之復號馳禁
卽未及陳於平時亦無妨
俟之與口有何迫不及待
而於呼吸難留之頃舉此
以塞白乎至其未及上
紀者亦不責其何事則與
前二條之推拾無常大畧
相同士奇等爲相雖亦有
小節足稱而核其實究不
免阿容守位至是而老將
及之尤不過浮沉自全而
已史家豔稱三楊相業東
盡可爲定評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二十三

諸臣遺書者死宜弛其禁某二未及上而太后已崩遺
詔勉大臣佐帝惇行仁政語甚諄篤王振自太后有疾
數年間已縱恣及

太后崩遂
益無忌憚

十一月衛拉特遣使入貢。

故事衛拉特使止三十餘人其後利朝廷賞賚所遣動
以千計大同供應費至三十餘萬巡撫盧睿戶部侍郎
劉中敷大典等俱以供饋有缺至下獄是年春帝亦以
貢使太多限三百人入關其秋至大同者復二千餘人
旬日又百餘人帝悉納之使人以馬易弓藏于衣篋不
可勝計巡撫羅亨信請于居庸關詰檢之帝不許鎮守
太監郭敬歲造箭鏃數十甕遺其使帝亦不問

十二月葬誠孝皇后。

癸亥八年春正月以王直爲吏部尙書。

直子爲南京國子監博士考滿至京選司欲改北學以
侍直直曰是亂法自我始矣固止之直遇王振未嘗少
降辭色振每坐直

先居其右曰太監四品吾尙書二
品也振無如之何更加禮貌焉

夏五月復遣王驥蔣貴征麓川蠻

思任發之走孟養也詔能擒獲者卽以麓川地與之既
而思任發自木邦竄緬甸緬人執之挾以求地而其子
思機發復帥餘衆據者藍麓川別寨
地道孟養奏乞入朝謝罪廷
議欲因而撫之王振不可于是命驥等合兵再討麓川
發卒轉餉凡五十萬人驥至金齒檄緬人獻思任發緬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二十三 明英宗皇帝

佯諾不遣。及大軍逼境。緬人以樓船來覘官軍。而潛以他舟載思任發遁。驥分軍為五。進薄之。緬人堅執前認。必予地。始出思任發。驥無如何。乃趨者藍。搗思機發巢。破之。思機發遁去。俘其妻子部眾。立隴川宣慰司。在隴川北。地舊名隴把。而還後二年。緬人始出思任發。獻雲南。思名隴把。而還任發垂死。干尸王政斬之。函首京師。

雷震奉天殿。

六月。太監王振殺翰林院侍講劉球。

球應詔言事。畧曰。自古帝王。政自己出。則權不下移。太政。故權總于上。陛下臨御。今已九年。願守二聖之成規。復親決之故事。使政本歸一。古之擇大臣者。必詢諸左右。大夫。國人。及其有犯。雖至大辟。亦不加刑。第賜之。死。今用大臣。未嘗聞出公論。及有小失。輒極搢篲楚之。宗。今卿貳皆缺。宜選習禮儒臣。使領其職。古者人君不

明世宣寺之願。嘗廷臣自王振於劉球始而小人助奸。皆以戕正人。則自彭德清始。振在當時。變驟朝紳。鋤其不附已者。如薛瑄。李時。勉諸人。俱為所嫉。然止於下獄。荷校。尋即釋之。劉球抗言時事。雖為權璫所

親刑獄。悉付理官。邇者法司所上。多奉勅增減。法司不能執奏。或先觀望。以為輕重。民以多寃。至運磚納米。非古法。且使貪者幸免。廉者蒙辜。宜皆停罷。京師營作已五六年。日不煩民。而役軍。軍獨非國家赤子乎。今營策多完。宜罷工。以蘇人力。麓川連年用兵。死者十七八。軍資得寇。以歸。不過獻諸廷。最諸市而已。然彼挾以為功。必求與木邦分地。不與。則致怨。與之。則兩夷並大。是滅一麓川。生二麓川也。設有躡躑。兵爭無已。死者必多。迤北貢使日增。包藏禍心。誠所難測。宜分遣給事御史。督視官軍。及時訓練。毋使借工各廠。服役私家。仍公武舉之選。以求良將。定召募之法。以求武勇。廣屯田。公鹽法。以厚蓄儲。庶武備無缺。而外患有防。疏入。下廷議。惟從其擇。太常寺官一事。欽天監正彭德清。球鄉人也。倚振為奸。公卿多趨謁。球絕不與通。德清恨甚。遂摘疏中攬權語。謂振曰。此指公耳。振大怒。下球錦衣衛獄。囑馬順殺球。順深夜携一小校持刀至球所。球方臥。起立。大呼太祖太宗。校前

不察其初意並未嘗欲殺
乃德清圖假手以復私忿
遂爾從旁指力搆危機
致球遭刺刃慘亡冤沉獄
底而振從此遂其毒手益
無所忌憚是振之惡貫由
德清怨惡而成其後振既
按法族誅而德清不過下
獄長數年不赦其何以
為幽憤哉快人心耶

斷其首血流被地體猶植立支解之瘞獄戶下。景泰初贈翰林

學士諡忠愍

下大理寺少卿薛瑄。字德溫河津人于獄既而釋之。

瑄有學行人稱為薛夫子。初為山東提學僉事。王振問

楊士奇吾鄉有可為京卿者乎。士奇以瑄對召為大理

少卿。瑄至。士奇使謁振。瑄曰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

為也。一旦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趨拜。瑄獨屹立。振知

為瑄也。先揖之。自是銜瑄。會指搆某死。振從子山欲強

娶其妾。誣指揮妻毒殺夫。處極刑。瑄辨其冤。三却之。都

御史王文。字千之東甯人承振指劾瑄受賄。故出人罪。下獄論

死。將行刑。振蒼頭忽泣于輿下。問故曰。聞薛夫子將刑

也。振感動。會兵部侍郎下偉亦出救。乃免。

秋七月。柳祭酒李時勉于國子監門。三日釋之。

時勉與南京祭酒陳敬宗。字光世慈谿人並以師道著聞。時稱

南陳北李。時勉請改建國子監。帝命王振往視。時勉不

加禮。振銜之。廉其過。無所得。時勉嘗葺彝倫堂樹旁枝

遂坐以擅伐官樹。柳署門。監生石大用。豐潤人李貴。鳳陽

等三千餘人。上疏救。不納。適會昌侯孫忠生日。公卿皆

為壽。忠太后父也。助教李繼因公卿請于忠。太后使至

忠家。忠言。今歲生辰殊不樂。以公卿皆集。獨李先生荷

校不至耳。使復奏。太后言于帝。帝始知振所為。即釋之。

甲子九年春正月。遣成國公朱勇。能之子等分兵四路擊烏梁

師一時俱以
事殊屬難信
獲諒不遇以
遠有摧鋒陷
陣之舉也
虛增俘馘妄
報首功本
况兩時閣政
能同時制
移虛實原
甫聞即加封
聖應有
勤伐足稱而

之
宜
烈
就
患

海

王振言于帝曰三衛雖陽為朝貢而數寇邊宜討之乃
命朱勇出喜峯口都督馬亮淇縣人出劉家口在永平府遷安縣東
北有舊為興安伯徐亨出界嶺口在永平府撫寧都
督陳懷出古北口各率兵萬人分剿已而諸將皆奏捷
勇奏敗敵于富峪川亨奏敗敵于黑山虎頭山在故大寧城北黑山
方輿紀要在朵顏東境然俱無大功稍有斬獲而已諸
將遂並加封賞進勇太保封亮招遠伯懷平鄉伯其
後巡邊者多以斬擊邀功由是三衛積怨遂導衛拉特
入寇

三月帝視國子監

以新作國子監成也祭酒李時勉當進講會久病及升
堂講尚書辭旨清明帝悅賜予有時勉為祭酒六年
抑奔競督令讀書燈火達旦書聲不絕英國公張輔暨
諸侯伯嘗奏請諸國子監聽講帝命以三月三日往時
勉令諸生立講五經各一章講罷設酒饌諸侯伯就請
生列坐惟輔與時勉抗禮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雍
盡暮散去一時稱為盛事

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卒諡文貞

士奇先以老病請告及是卒贈太師士奇公正持大體
寒士帝即位初凡所建自無不行及王振用事擅作威
福士奇與楊溥依違其間無所救正士奇既老其子穆
家居多不法士奇不得聞于是言官交章劾穆連下獄
士奇方在告帝恐傷其意降詔慰勉士奇感泣憂不能
起未幾遂卒後數
月穆竟煥死獄中

夏四月以翰林學士陳循字德遵入內閣預機務

明英宗皇帝

初閣務皆二楊主之及是榮士奇已卒惟溥在循及曹
龜馬愉遂皆參決。

秋閏七月復開福建浙江銀場

帝初即位詔封坑冶福建參政宋新交趾人紀事本末作宋彰今從明史

浙江參政俞士悅以礦盜日熾言開銀場則利歸于上

而盜無所容浙江按察使軒輗字惟行鹿邑人力持不可乃止

至是礦盜青田葉宗留麗水陳鑑湖等聚眾至數千福

建參議三淵奉化人捕之為盜所殺于是中官及言利諸

臣爭請開礦乃命戶部侍郎王質經理之定歲課福建

銀二萬餘浙江四萬餘而官屬供億費較課銀尚過之

自是民困而盜益眾

八月敕諸將嚴邊備

鶴拉特托歡死其子額森嗣額森母蘇州人隨夫戍

為托歡所擄遂生額森額森舊作也先今改後仿此自稱太師准王克狡桀驁托部皆服屬

惟烏梁海未附額森屢擊破之又結婚沙州赤斤注見

諸衛刻制哈密巡視陝西都御史陳鑑字有戒吳縣人以聞帝

敕諸將嚴為備

冬十月丙午朔日食

戊御史李儼于鐵嶺衛

儼在光祿寺監收祭物王振過之怒其應對不跪下錦

衣衛獄謫戍之時振以義子馬順掌鎮撫司官無大小

悉送順拷訊戕害甚眾順大通賄賂車馬冠蓋其門如

市。

十年春正月。磔錦衣衛卒王永。

王振專恣日甚。朝臣無敢言者。永心不平。乃數振罪惡。為書揭之通衢。又揭于振姪玉山家。為緝事者所獲。刑部坐以妖言當斬。詔即磔之。不必覆奏。

二月京師地震。

夏四月甲辰朔日食。

始命天下學校考取附學生。

知縣楊瓚益縣人以治行卓異擢知府。上言民間子弟可

造者衆。請增廣生員。毋限額。禮部採瓚言。議令提學官

額外增取附學生。天下學校之有附學生。自瓚始。其後定制諸

以廣者謂之廩膳生。增廣者謂之增廣生。俱有定員。以及科兩試高等者。充補其初入學者。謂之附學生。

秋七月下霸州知州張需于獄。戍之。

需見民遊食者多。每里置簿。列男女大小口數。計其耕桑樹畜。為設方畧。暇則躬自巡視。有不如教者。罰之。民

皆勤力。州以饒富。有中官牧馬擾民者。需笞其校卒。中

官潛于王振執下錦衣衛獄。筆楚幾死。詔戍邊。并生需

天府丞王

冬十月。以兵部侍郎苗衷。工部侍郎高穀。入內閣預機務。

衷穀與馬愉曹鼐皆楊士奇所薦。事具前。及是。四人並在

內閣。而鼐尤通達政體。閣務多取決焉。

丙寅十一年春正月。予太監王振等錦衣衛世職。

振姪林世襲指揮僉事曹吉祥蘇州人等弟姪俱世襲副千戶。

二月異氣見奉天華蓋殿。

三月遣御史柳華討礦盜。

福建銀場既開盜礦者益眾葉宗留為賊首自稱大王帝遣戶部郎中楊謙招撫浙江參議吳昇言福建礦盜出沒浙江江西廣東諸境東捕則西逃南搜則北竄若合而為一其患不小宜特遣朝臣專董勦捕乃命華督福建浙江江西軍討之華至福建遣兵分捕羣盜令村聚皆置望樓編民為甲擇其豪為長使自置兵器督轄巡夫盜稍戢而葉宗留劫掠如故已而鄧茂七反指揮使不能討歸咎于

謝茂七等俱以甲夫為亂時華已為山東副使聞之遂自殺 鄧茂七事詳後

夏六月京師地震有聲。

秋七月增市稅。

先是以于謙言天下稅課司局課鈔不及三萬貫者悉罷之領其稅于有司上下稱便至是戶部尚書王佐海豐人請增稅課置彰義門官房收商稅課鈔天下稅課司一萬五千貫以上者俱請復設征權漸繁。

少保武英殿大學士楊溥卒。諡文定。

溥入內閣後楊士奇楊榮二十餘年及卒亦最在後贈

太師溥質直廉靜自楊榮楊士奇相繼卒在閣者皆後

歸子振矣

後之世世感福自三楊同在內閣時已於所 溥沒而加賜繼以孤立而益恣下 宜時附會獎許之詞不得據為褒賞之論也

八月下吏部尚書王直等于獄尋釋之

光祿寺卿奈亨詣事王振亨詐稱詔旨日支理戶部侍郎

郎時工部郎中王祐亦以詔振擢本部侍郎神無髮

嘗以事干請吏部不行怨郎中趙敏構之詞連尚書王

直侍郎曹義趙新並下獄三法司六科廷鞫論亨斬直

義新俱徒帝宥直義趙新亨係視職如故先是駙馬都

家閣振惡其賤已何類下環獄已而大理寺丞羅縉奏

贊寧夏軍務嘗誡中官為名奴總兵官奏之法司坐縉

罪徒錦衣衛改戍邊于是刑部尚書金濂左都御史陳

監等為馬順所劾而下獄帝以濂等已輸伏遂釋之行

人尚職官古者刑不上大夫今文武大臣偶因微告遂

陷同罪或涉虛旋即復職是今日衣冠之大臣即昨

日受辱之囚繫而僚友而統屬官寧能無愧請自今有

犯者召至午門大臣會問事實則疏其輕重請上裁決

不實即奏還其職帝頗然之而或于王振不能改也蘇

尋授南京御史石璟昌黎人尚宣宗女順德公主金

冬十二月大雨雷電

正七品司副從七品行人正八品職專本健

